步卒將士望騎兵有懼意翟進激之使戰進渡水先登為流矢所中馬驚墜塹進為賊所害賊衆勢大呼擊官軍官軍遂敗興收餘兵保伊陽山寨詔贈進左武大夫忠州刺史初宗澤之謂留守也日繕為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澤又詔撫河南羣盜聚城下數遣復兩河未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兵復去為盜掠西南州縣數載不能止之議者咎之

甲戌大理少卿吳瓌言國家科舉兼用詩賦而政和令命官不得以詩賦私相傳集習之禁尚未刪去望令刑部刪削從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凡直赴廷試及進書頌獻作從軍治河因權倖保奏推賞與父兄東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皆釐正之至是都省以保留滯為言丙子詔令到部官自陳有無係討論之人仍給除名罪如係前項色目人並令吏部審量取旨事祖見七月癸未四年六月辛巳再討論

丁丑資政殿大學士大金祈請使宇文虛中始渡河趙甡之遺史云先是詔求奉使絕域者虛中方提舉洞霄宮乃上表自薦遂加觀文殿學士為大金祈請使此所云官職皆誤今不取

是日范瓊引兵至京師

是月朝散郎顧文為監察御史日歷書此據訊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敗李成於新息縣先是光世以統制官王德為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奔新息衰散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遙見白

袍青蓋者曰必大將也并兵圍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光世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予之士奮命爭進再戰皆勝成遂遁走其謀主陶子思為官軍所執（按宋史繫十一月朔年已）御營前軍副統制劉正彥擊了進降之正彥初至淮西即須兵合肥安撫使胡舜陟固拒不與正彥檄求愈急且屯師城下以得兵而後退舜陟閉關之踰月正彥大怒驛聞於朝詔舜陟分析舜陟亦劾正彥逗撓失事持兵不歸可重黜正彥之出師也請通直郎劉晏偕行晏嚴州人在遼登進士第宣和四年率衆數百來歸及金人犯京師朝廷以晏總遼東之兵謂之赤心隊故晏以赤心騎八百從正彥行逮至淮西而進軍頗衆晏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者今賊勢甚張當以奇計破之以乃為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既盡則已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旂色各異遂不戰而請降詔降赦進罪分其兵隸諸軍正彥以武自武德大夫威州刺史進階官武功大夫而晏遷朝散郎各賜金帛晏恚以所賜分將士將士皆悅正彥始觖望

十有一月癸未（按是月辛巳朔）初賣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千郎犯公私罪杖非傷人及盜者聽贖一次用禮部侍郎張浚請也　初汪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女之夫都水監丞梁汝霖使來割地似等至相州而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以北至是得歸伯彥以聞且言二帝未還不敢顧私已逕令還鄉矣上優詔答之或曰伯彥密使人贖似於金國似後更名名嗣（熊克小歷知樞密院汪伯）

彥有子曰似與其女之婿梁汝霖者謁皆為金人掠去拘于湯陰世寨中一年矣至是似汝霖同日南適至河偶得漁舟以濟按宗澤未卒前有奏疏云助奸臣贖子與婿之謀則其圖歸已久非倉卒適歸也今且兩存之似汝霖自監丞出割地事見伯彥中興日歷頗詳允稱為金人掠去亦誤
甲申朝奉郎知天長軍楊晟惇言盜賊之始以數弓手取之而有餘及其結集雖衆將捕之或不足近者增置弓手寔消寇之術也若增而不教與不增同教而無法與不教同乃詔州縣自辦錢造軍器其武尉未辟者趣令辟之晟惇麻陽人也　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既貶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今年十月至是有上書訟綱之冤者御史中丞王綯因劾綱經年不赴貶所又論綱靖康中要功叔寨結衆伏闕邀師太原凡三罪請投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綱之責日歷不書此據綱行狀及胡安國繳奏論修入綱為王綯所劾惟朱勝非閒居錄畧及其事未見全章綯以此月丙辰戍還禮書故且先載綱謫命於未還之前當束它書附其本日一宋史繫辛巳朔　高麗國王楷遣其臣尹彥頤等入見且奉表謝罪詔中書舍人張澂押伴麗使入貢日歷不書会要在此月奉表謝罪據朱勝非閑居錄云爾張澂押伴事按日歷十月壬戌載上語云澂近押伴高麗人使與賓客言甚知體然此時麗使未來或是十二月戊午澂等奏常平法時上語亦不知麗人入朝無本日澂以是月丙戌除中丞故先書押伴事俟考　按宋史繫辛巳朔　既見命客省官賜酒食於殿門外仍優詔答之
丙戌戶部尚書呂頤浩試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試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綯試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張澂試御史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丞給事人孫覿試吏部侍郎仍兼權直學士院起居郎周望試中
書舍人右司諫鄭瑴右諫議大夫日歷于十一月丙戌載覿浩夢得除命而熊克小歷併繫
徵書之按日歷十二月戊午記討論常平事夢得徵尚帶日衛豈非未遷時已上此奏而徵乃行之耶按吏戶部題名覿浩夢得觀
之除皆在十二月而徵十一月間常押伴麗使則未應已為中丞必有一誤以臺部後省題名參考之覿浩夢得觀之除有月而無
日瑴之除有時而無月徵之除年有而無時至絢望之除有全不見按十二月五日望奏氏閻習射事已繫舍人銜而徵寔代望寔
繼徵則在十一月也今因覿浩夢得除命遂書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日覿浩在被曹嘗乞輦致左藏
庫官物過江言未及行而徙
九女閻進卒王安擅拆東京留守司進角事聞丁亥詔特依軍法
後有犯者視此己丑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還行在李成之敗也獲
其黨之家屬詔分養於真秦楚三州至是光世具上男女六百餘
人上謂宰執曰此曹身且不顧豈卹其家朕念作亂者非其家屬
之罪故令分養之黃潛善曰臣聞光世凱旋過楚州降卒見家屬無
恙皆感戴仰戴聖恩朱勝非曰如叔中可載此以見陛下德意上
又曰昨于光世處得戍所用提刀一重七斤戍能左右手運兩刀
所向無前惜也惑于陶子思邪說使朕不得用之是日光世俘子
思詣都堂既而以火燃于開明橋上其軍士降者皆釋之日歷載此事于
十月九日庚申蓋因王伯彥時政記所云而不深考耳其中有云去降赦尚半月蓋十一月九日己丑也會要亦云光世以十月九
日受命討成不應其日已奏捷今各附本日庶見首尾時政日差歷二月熊克小歷又差一年今並不取
辛卯上夢上皇在延福宮亟往拜之翌日以諭輔臣悽然良久曰
朕何時得見上皇耶黃潛善曰近聞宇文虛中以十月二十六日過

河與金人相見議事自茲二聖歸必有期望少寬聖抱上領之
日歷載此事于十月十一日壬戌恐誤今從熊克小歷附此
壬辰金人陷延安府中散大夫通判府事魏彥明死之先是金人
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今年正月金人諜知都統制曲端與經畧
使兼節制陝西軍馬王庶不協遂併兵寇鄜延康定統制官王宗
尹不能禦庶在防州聞金人康定夜趨鄜延以遏其前金詭道陷
丹州丹州界于鄜延之間庶乃自當鄜州來路遣統制官龐世才
鄭恩當延安來路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
趣其進且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諭端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
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之而寔無行意权轉運判官張彬為端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為彬曰公視端所部孰與李綱救太原之
兵乎彬曰不及也端曰綱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敗北今端兵
不滿萬萬一若敗敵馬驅無陝西矣端計全陝西與鄜延一路輕
重是以未敢即行不如直抵巢穴攻其必救乃遣涇原兵馬都監
吳玠攻華州端自攻蒲城縣華州蒲城皆無守兵玠拔華州端不
蒲城引兵趨耀之同官復迂路由邠之三水與玠會於寧之襄樂
在深山中去金人五百里天大雪寒甚敵攻世才世才與戰下不
用命乃敗自此金兵專圍西城晝夜攻擊不息西城初受圍彥明
與權府事劉選分地而守彥明富東壁空家貲以賞戰兵敵不敢
犯庶子之道年未二十率老弱東城敵晝夜攻士多死者閲

十有三日城之後大門陷選與馬步軍總管馬忠皆遁去彥明獨曰吾去則民誰與同死城以外非吾所當死之地也敵大入彥明師所部力戰生子城樓上敵併其家執之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家食宋祿汝輩使背吾君子婁宿怒敵而救之久之詔贈彥明中大夫官一子彥明開封人也初庶聞圍急自收散亡往援溫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𤫩亦將所部發興元比庶至甘家而延安已陷庶無可歸乃以其軍付𤫩而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至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端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號令素嚴叩其壁者雖貴亦不敢馳庶至軍端令每門減其從騎之半至帳下僅有數騎而已端猶虛中軍以居庶庶坐帳中端先以戎服趨于庭既而

與張彬及走馬承受公事高中立同見帳中良久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且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而不一見聽何也因起歸帳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謀即軍中誅庶而奪其兵乃夜寧州見陝西撫諭使主客員外郎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既已失春秋大臣出疆之義得以專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而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則自為之端意沮因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為言已自劾待罪端乃拘縻其官屬又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王𤫩將兩軍在慶陽端使人召之𤫩不應會有告𤫩過邠州軍士擄掠者端怒命統制官張中孚率兵召𤫩謂中

孚曰爕不聽則斬以來中孚至慶陽而爕已去遽遣兵要之不及而止爕亦不能軍遂將其餘衆還入蜀　金人旣陷延安府遂自綏德渡河犯晉寧軍守臣徐徽言遣使約知府威武軍承宣使折可求謀夾攻虜索聞徽言與可求合令人乃說可求許封以關中地可求遂降金挾可求招徽言于城下徽言登陴以大義責之且引弓射可求可求乃去金攻晉寧急徽言屢敗之斬洛索之子徽言西安人也

癸巳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哲與葉濃戰于建州城下大敗之濃引其兵東走哲遣人招諭濃遂降其後濃至張浚軍中復謀為變浚執而誅之熊克小歷載此事于十二月庚申今從日歷會要繫此月十三日

乙未集英殿修撰新之福州吳岩夫移知南劍州此恐與十二月丁丑所書余深奏留江常事相関當考是日金人陷濮州初左副元帥宗維自澶淵引兵自城下意以為小郡甚輕之將官姚端乘其不意夜劫其營直犯中軍宗維跣足而走僅以身免金攻城凡三十三日至是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當端率死士突出宗維入其城守臣直秘閣楊粹中登浮圖最高級不下宗維嘉其忠義許以不死乃以粹中歸城中無少長皆殺之金又犯澶淵顯謨閣學士知開德府充本路經略安撫使王棣率軍民固守金僞為書至城下曰王顯謨已歸附汝百姓何敢拒師軍民聞之欲殺棣棣走至南門為軍民所殘殺城遂陷經略司主管机宜文字朝請郎鄭建國亦為乱兵所

殺金怒其拒戰殺戮無遺事聞贈棣資政殿學士贈建古朝請大
夫建古鉛山人也閒德之陷史無月日趙牲之遺史附于濮州之後日歷紹興元年七月一日鄭建古妻傅氏訴鉛山縣科須狀云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圍開德府我守陷沒此必得其寔但以不見本日故著于此龔頤正忠義錄云棣港義而死蓋其家陳乞恩澤狀云尔与牲之所記不同頤正錄又以棣為顯謨閣待制亦誤棣建炎元年已遷寔直其遺顯學未知在何時當考於是有言粹中死事曰乃贈徽猷閣待制粹中贈職日歷會要皆無之惟季陵外制集有制詞畧曰一城之人同日而死汝無負者朕寔痛之時相州圍久粮食皆絕守臣直徽
猷閣兼主管真定府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趙不試謂軍民曰今城
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豈可順敵諸人當自為計衆不應
不試又曰約降如何衆雖悽慘然亦有唯唯者不試乃登城遥謂
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殺金人許之不試乃具降書啟門而納其
家屬于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寔之以土人皆哀之此據趙牲之遺史但牲之謂权知相州趙縣丞乃不字行宗室恐誤按不試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寅自朝請郎通判相州除直秘閣权州事建炎元年五月升直徽猷閣知相州即此人也瀘相之陷當別求它書各繫本日按相州宗史繫壬寅日東京留守
杜充聞有金師乃決黃河入清河以沮寇自是河流不復矣
初太學生建安魏行可應詔使絕域遂以為奉議郎假禮部侍郎
充大金軍前通問使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郭元邁副之仍命行
可兼河北京畿撫諭戊戌行可等渡河見金人于澶淵時河北紅
巾甚衆行可等始懼為所攻既而見使旌皆引去元邁亦以應募
出疆朝廷各官其子弟且廩給之然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
薄因留不遣云庚子上觀饗太廟字神主于壽寧寺會要云建炎二年不饗廟按此

月壬寅手詔云逮祖廟及壇夜氣晏温風露澄霽是則先廟而後郊明矣今從日歷但日歷載此手詔于元年十一月戊申蓋差一年

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開初見元年四月丁亥言榷茶買馬五害
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痛減額
以蘇園户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然
之擢開同主管川陝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
並罷做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户市之茶引錢每
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住征一錢有半置
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號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
是而引與茶必相隨違者抵罪至四年冬買馬乃踰二萬匹引息
錢至一百七十萬緡改酒法在三年十月辛丑改鹽法在紹興二年九月甲申

辛丑上齋于行宫常明殿光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邢煥為保
静軍承宣使煥嘗為上言馮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再上疏
論黄潛善汪伯彦誤國進戰退守皆有策可施其言多所補益
壬寅親祀上帝于圜丘配以太祖用元豐礼也礼畢赦天下命侍
從于廢放黜謫之中搴才幹敏强之士各二人吏民因忤李彦朱
勔被罪者許自陳改正先是詔江浙淮南福建起大礼賞給錢二
十万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万兩帛六十万匹絲綿八十万兩
皆有奇是日上自常朝殿用細仗二千人詣壇行礼中興聖政詔曰朕祖宗有道之長賴祭獻戴宋之旧嗣守神器適岁当郊祇見于皇天后土大懼菲德弗獲顧歆乃先事三日蘩陰凝医宸于朕心罔烛灵旨逮祖庙及壇垂象燦炳夜氣晏温風露澄霽迄用成礼朕既獲祇事弗敢謂卒矧敢怠康方恐惧修省以灵珠承扶持全安之眷骰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臣其同寅協恭思雖圖易輔朕不逮以倡百辟耳目風憲有
言達予予聽必忠必誠毋奪予私凡曰有官君子飭躬謹行惟朕
業是修令部使者暨尒百僚有為有行其必日毋傷于民毋害于国
中国爪牙之臣敵愾戡難毋貽名節羞軍軍民我士咸奮力毋至
失業無依怙終為梟 臣留正等曰大雅廷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
武王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国今太上皇帝當親見天地而大惧菲德弗獲傾歆覩之以
鑿險疑医震于朕心其為小心翼翼至矣葳事之夕垂象爍炳風
雪露澄霽乞用成礼其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厚矣声聞于上既獲
祇事又且弗敢自幸益恐惧修者下詔自咎困以戒辟臣而勵多
士則厥德不回其誠益篤矣故能坐收三紀乂寧之功用傳于聖
神益恢中興之烈其与夫天復命武王千載同符矣嗚呼偉哉

武功大夫達州刺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領秀州團練使
以平葉濃之功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

初祖宗朝以廣南地遠利入不足以資正官故奉使之両与荐送
者即轉運司試刑法以其合格者捐之兩路正捐凡五十八月奉
人十千米一斛滿二年則錫以真命後增五十人號曰待次崇觀
後又增五十人號曰額外其注擬皆自漕司建炎初救歸吏部至
是踰年無願就者乙巳吏部請復歸漕司從之

己酉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墳上利皆毀之收其田充省計

是月有狂人其衣冠執香炉携絳囊拜于行宮門外內侍以聞捕
赴都堂問狀第云天使我為官家兒囊中紙一軸書是語也如醉
如狂不可深詰因露索之右臂刻十餘字亦是語也送之楊州根
治則自言蘄州人當見有認富家為父者所得厚甚意欲效之雖
加箠楚終无他說且不言其姓名衆以為寔真狂人也乃釋之

尚書兵部侍郎李剛兼权直學士院剛除兵侍本部題名在此年而無月除直院本部題名在此月而無日諸書皆無之

上之享廟也秘書少監林迩讀祝文而失于恭恪

迩江伯彥客也臺諫欲論其罪黄潛善遽权迩為起居郎既而言者不容乃命集英殿修撰出守此事日歷全不見今以張激劾潛善等章疏修入激章疏無迩名按秘書省題名迩今年十月自少監除左史而後省題名無之蓋未上也朝献失儀当在十一月拜郊時題名云十月恐誤

徽猷閣待制賈安宅告老詔守本職致仕安宅婦安人事上皇為工部侍郎此事日歷不載今且以紹興三年正月安宅分析致仕狀修入

陝西安抚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于絳州曲沃縣金人陷淄州初李成既為刘光世所敗遂轉寇淄州权州事迪功郎李某固守不下戍粮尽引去淄人求救于知滄州劉錫會金人来攻騎軍至城下淄人望之曰滄州救兵至矣乃具香花于城上望塵歡譟既而知為敵至遂出降金人大喜不入城而去

涇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襲叛賊史斌按宋史作贇斬之初斌侵興元不克引兵還関中義兵统領張宗誘斌如長安而散其衆欲徐圖之曲端遣玠襲擊斌斌走鳴犢鎮為玠所擒端自繫宗殺之玠以功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吳玠殺史斌趙甡之遺史繫之今年四月明庭傑功績記繫三年冬戰青溪復華州之後而去金人内侵已三載矣其寇二年冬也王綸撰玠碑分此三事作二年按三年九月長安已陥而綸碑乃云冬劉賊史斌據長安謀為不軌寇甚誤矣其寇戦青溪在今年之夏復華州捻史斌在今年之冬但華州以十一月收復而長安不知的在何月耳今且附此月末

統制濵州軍馬葛進按宋史作蓋進圍棣州守臣朝奉大夫直秘閣姜剛之與战城破為所害後贈剛之奉直大夫剛之贈官在紹興三年正月辛酉

初河北制置使王彥既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渡河其前軍准備將岳飛無所屬遂以其衆千人降于東京留守
杜充時种時道小校桑仲為潰卒所推亦降于充充皆以為將
十有二月按是月辛亥朔乙卯隆祐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
八千人駐于奉國寺日歷在壬子今從熊克小歷趙甡之遺史云傅拙直不能曲奉內侍故多譖之熊克小歷
云傅与楊惟忠比肩如王淵韓世忠張俊皆出其下按淵宣和間已為大將傅雖世家然自小校拔起非惟忠淵比也今不取
中書舍人周望請除鄉兵外民有子弟願皆射者聽之仍籍其姓
名守令每月一試取藝高者賞其銀絹而最優者如三路保甲法
量与補官從之令尚書省立法按宋史繫十一月庚戌
丁巳故朝奉大夫翁彥國追貶單州別駕太常少卿翁彥深罷尚
書考功員外郎翁挺除名鄭州編管時言者論彥國本屠沽酒博

之雄奴事楊戩靖康之末阻兵觀望与趙子崧締交結党以覬時
变挺素無行檢事伶人張補及梁師成師成父沒挺與秦湛並縞
素延客自称義孫則所養可知深窒塞暗昧以李綱所用覬朝廷
正綱之罪心壞念恚神識如癡望併賜罷黜疏奏遂有是命湛觀
子也觀高郵人元祐館閣校勘
戊午執政進呈從官呂頤浩葉夢得孫覿張澂討論常平法事頤
浩等言此法不宜廢如免役坊場亦可行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
青苗斂散永勿施行夢得請選歷州縣通世務者為提舉官已而
頤浩請追還常平句雜本皆從之會戎馬南牧未克行還罷本在三年正月
庚寅今併書之熊克小歷載此事在十一月壬辰今從日歷繫此但日歷于去年十一月癸亥亦書此事蓋重疊差誤

己未詔諸路非見闕官及已授人違年不赴皆毋得奏辟以諭者
言監司帥守多私其親舊使士人失職故也
庚申金人犯東平府守臣寳文閣直學士京東西路安撫置制使
权邦彥遁去時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自京師引京兵至東平
敵衆方盛邦彥无兵不能守遂棄其家与瓊俱南歸瓊引兵至淮
西金既得東平又攻濟南府守臣中奉大夫刘豫遣其子承務郎
刑曹掾麟与戰金兵圍之數匝朝散大夫通判府事張柬益兵援之
乃去金即遣人啗豫以利豫因有邪謀与柬偕往投拜民遮道不
從豫遂縋城詣軍前通款此據偽豫傳增修趙甡之遺史云李成侵濟南府界擾于外邑濟南堅守拒城
求救于滄州刘錫会金人侵山東先至濟南府刘豫謂滄州救兵來矣即不爲守禦偽開門納之乃金人也遂就投拜按此與諸書
不同疑得之傳聞今不取熊克小歷云尼瑪哈遣人啗豫以利豫遂納款恐亦不然蓋此時尼瑪哈正圍北京今依豫傳削尼瑪哈
名庶不失寔豫傳載豫降在建炎三年已酉按汪藻撰郭永傳云金得東平濟南人以令北京則豫降在當此時但未知的日耳日
歷建炎四年八月丁亥权邦彥叙官狀云建炎三年正月內因金人重兵攻破東平府衆兵救奪得出奉圣旨疾速發赴行在或是
次年正月行在方知而降此旨亦未可知矣今併附此當考
壬戌言者論福建路茶之所自出祖宗以來商販自便望罷鈔法
令都茶場約本路歲額印造茶引付茶司實行招誘客人入錢
請買計置輕賫赴行在毋得抑配州縣及科率民戶僧寺出買引
錢從之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北京起復朝奉大夫河北東路提點刑
獄公事郭永死之熊克小歷載此事于十一月戊申今從趙甡之遺史繫此初金人攻北京急

河北轉運副使兼权大名府尹張益謙欲遁去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敵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以待外援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持帛書詣行在告急金俘東平濟南人至城下大呼曰二郎已降〻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皆色動永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即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衆皆感泣是日大霧四塞金以斷碑殘礎為砲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至有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安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国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將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曰城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宗維曰沮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也尚奚問宗維見永狀貌魁傑又夙聞其名乃以富貴啗之永瞋目罵曰恨不滅爾報國何說降乎宗維令譯者申諭永戟手罵不絕宗維惡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殺我我死當率義鬼以滅爾書大名人在縶者皆出涕宗維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年五十三即日語傳城中人皆痛哭金兵去相與負其屍瘞之永為人剛直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博通古今事親孝與人忠輕財好義而吏治精明事聞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勇節金人既陷北京又陷襲慶府衍聖公孔端友已避寇南去漢兒將啟宣聖墓左副元帥宗維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犯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端友孔子四十八世孫也自金人入中原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高下輕重悉出其手得以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留守尼楚赫以戰多貴而不知民政有僧訟富民逋錢數萬緡通事受賄詭言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許之僧號呼不能自明竟以焚死

乙酉金人陷虢州

丙寅戶部尚書兼侍讀葉夢得兼修國史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工部侍郎康執權兼同修國史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更同心以副朕意皆稽首謝此據伯彥所進時政記潛善入相踰年當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畧與之同由是敵國益無所憚是時李綱既去宗澤已死大权入手二小人為相其事可知決幸東南無復經理中原之意　呂中大事記曰始也獨相綱已為黃汪所不悅繼与潛善同相則必為潛善所排綱于此時懲宣和大臣不和之咎且欲与潛善共事豈知君子小人決無共事之理既並相汪黃而高宗猶望其同心然小人之同不過同惡相濟耳夫人主職在掄相而小事因革大臣用舍有不與焉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侍郎尚書右丞朱勝非守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檢校少保奉國節度使御史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劉光世加檢校少傅錄淮西之勞也

庚午刑部尚書兼侍讀王賓罷為龍圖閣直學士李綱之再貶也賓忿怒不平御史中丞張徵劾賓本綱之黨頃在中司無一語及綱近盧益除樞副翌日賓即于經筵留身除用過後它人而躁進如此賓坐罷去

辛未金人犯青州

乙亥承議郎吳給充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朝奉郎孫億直龍圖閣知襲慶府初給之在都司也以論事忤黃潛善罷居須城及金人既得兖鄆二州給與億義不臣金率軍民據徂徠山為寨數下山與金戰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制置司公事劉洪道言于朝故有是命億奉符人也

丙子朝請郎王庭秀為監察御史用中丞張澂薦也澂言偽楚時有自列卿而為侍從者有自侍從而登政府者擁騶傳呼略無愧色而庶官中如虞謩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為臣而歸聞者莫不嘉其為人願賜褒擢庭秀先嘗為臺屬去故遂擢用之左武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曈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置司江寧府

丁丑時進致仕衛國公余深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並責授中大夫守秘書少監分司深臨江軍昂徽州居住（按宋史深昂並分司進昌軍嚴州居住）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臨江軍居住耿南仲再責本日別駕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翰落職時御史中丞張澂言建炎之

殘福州一方搔動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
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為此奸謀以窺朝廷杭州
之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
不恤國事用此報仇翰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救太
原致其衆師及綱作相引為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故有
是命未幾南仲卒于吉州日歷深昂責命在三年正月壬辰又不載翰南仲責命今從熊克小歷
戊寅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金人橫行山東羣
盜李成輩因之為亂金左副元帥宗維將自東平歷徐泗以趨行
在而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無遠畧且斥堠不明東京委之御史
南京為之留臺泗州為之郡守所報皆道聽塗說之辭未嘗多以
金繪使人伺金之動息于是淮北累有警報而潛善等謂成餘黨
无及畏者金諜知朝廷不戒亦偽稱成党以疑我師上以邊事未
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曰收民心廟定
筭料彼此選將帥明斥堠訓強弩分甲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
其說甚備戶部尚書葉夢得亦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上
曰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聞驚而動未晚夢得曰河道僅通一舟
恐非一日可濟也夢得又謂以重臣為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
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上一日名
諸軍議事中軍統制官張浚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復請移左藏
庫于鎮江吏部侍郎刘珏亦言備敵之計兵食為先令以降兵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兵以羅本為見糧二者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卒有不虞何以待敵不報殿中侍御史張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大率尤以遠斥堠探報為先別疏論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取四路帥臣守倅銓擇能否各賜緡錢責之募戰士儲芻粟繕甲兵明斥堠公賞罰使之夙夜盡力扞蔽疏至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乃請遣守撫諭京城守即日就道至是聞北京陷議者以為敵騎且來而廟堂晏然不為備浚率同列位執政力言之潛善伯彥笑且不信

二十八日乃命浚兼參贊軍事與顔浩教習河朔長兵浚參贊之除日歷不見平江記云十二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三年正月二月

十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56 v.10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歲次己酉金太宗晟天會七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在揚州　是日賊貴仲正引兵犯岳州　京西北路兵馬鈐轄翟興訴翟進死事于朝乞遣重臣鎮守詔以興為河南尹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時叛將楊進據鳴皐山之北深溝高壘儲畜粮餉置乘輿法物儀仗頗有僭竊之意詐言遣兵入雲中府復奪淵聖皇帝及濟王南歸欲以揺動衆心然後後舉事東京留守杜充遣使臣王漢詣伊陽縣見興使圖之且檄報進悖逆顯著青興破賊於是興與其子琮率鄉杜擾刼之戰無虚日矣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路允廸簽書樞密院事　太府卿程邁為起居郎邁歙縣人也

乙酉宣教郎大金通問使劉誨等自河東還行在先是誨與其副朝奉郎王貺通問至金人遣之併遣祈請使副宇文虛中楊可輔虛中辭曰虛中受命迎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留虛中而獨遣可輔（紹興講和錄爲文虛中祈請係是先朝特珠第六書云宇音更不遣還與此不同）誨貺與可輔偕至行在上嘉其勞以誨為朝奉郎（王明清揮麈第二錄云使還除知楚州亦誨誤楚州在三年七月）

丁亥金人陷青州焚掠殆盡權知州魏某為所殺又陷濰州焚其城而去牛頭河土軍闍皐與小教頭張成率衆據濰州以成知昌樂縣（紹興六年二月吏部狀京東轉運副使兼知青州柴天柴天因沒王事特與恩澤二官未知天因以何時死事日歷去年十二月劉洪道奏狀已繫權制置銜則其死蓋在去年當考）　初山東盜劉忠號白氈笠引衆據懷仁縣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在京東遣其統制張仙等擊之忠偽乞降是日仙與將佐入忠壁撫諭忠留與飲伏兵擊殺之遂其衆瓊怒屢與忠戰皆敗績忠自黥其額時號花面獸

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祖宗御容于壽寧寺　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太保（按宋史作檢校司空）占城國王楊上麻疊（按史作楊卜麻疊）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真臘國王金裒賓深懷遠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闍婆國王悉里地茶蘭固野並加檢校司徒皆用南郊恩也時占城以方物來獻因有是命　初朝廷聞劉誨等得歸議更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使金乃台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李鄴復其官與中書舍人周望分往河東北而以兵部員外郎宗彥通左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吳得休副之是日上諭宰相黃潛善草二師書且趣令進發潛善曰國相元帥書自來只平文不用四六上曰卿早來所撰與大金皇帝通問書其詞語甚精確能寫朕欲言之意如此足矣不必須四六也既而金兵奄至遂輟行

辛卯陝西州都統制軍馬郃興及金人戰于潼關敗之乘勢攻虢州又下之陝川安撫使李彥仙即以興知虢州（興起兵事見元年五月末）

甲午上元節有南僧被掠至涑流河者夜以長竿引燈毬表出之以為戲金主晟見之大駭問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事見去年正月末）故晟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尅日時以此為信耳命殺之自金人興兵後雖漸染華風然其國中之俗知故已而往來中國汴洛之士多至其都四時節序皆與中國侔矣（此以洪皓松漠記聞參修皓又云女真舊不知此月如燈夕皆不曉按靖康二年上元節尼瑪合斡喇布已即京城外張燈不應此時猶不曉但其國中猶未有是事故晟以為疑且今畧刪潤令不失實）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于城南不克（用湯陰人初見元年九月丁未）用與曹成李宏馬友為義兄弟有衆數萬分為六軍成外黃人因殺人投供聖指揮為兵有膂力善戰軍中服其勇友大名農家始以巡社結甲夾河守禦（此據紹興元年五月辛亥友自陳功狀）用與王善皆受宗澤招安澤薨乃去及充為留守又受招安用屯于京城之南南禦園

善屯于京城之東劉家寺又有別將岳飛桑仲李寶皆屯于京城之西充以用軍最盛忌之乃有圖之之意前一日衆入城負粮詰旦充掩不備出兵攻用令城西諸軍皆發用覺之勒兵拒戰會善引兵來援官軍大敗李宝為所執　金人既棄青州去軍校趙晟(趙甡之遺史作趙勝今從曾孝序傳)據其城會直顯謨閣新知青州劉洪道自濰州之官至千乘晟出不意遂出迎洪道謂晟但交割本州民事而已軍馬則公自統之晟喜逆令之而入洪道入城揭榜百姓在軍中願歸者給據放還於是晟之黨十去六七有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川勤王不至而還懼不敢出洪道尋致之用為將官

丙申殿中侍御史張守試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面奏金人必來願陛下早為之圖毋使宗廟生靈重遭塗炭上惻然遂有是命(學士院題名守以起居舍人權直院今從日曆)　起居郎程邁充集英殿修撰福建路轉副使　命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往南京以來照管沿汴綱運源至泗上聞金人且至遂輟行(此據紹興三年二月源乞改正狀)

戊戌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晁說之告老上曰是嘗著論非孟子者孟子發明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可進一官致仕說之尋卒御史丞張澂以邊事未寧請詢于衆為禦寇之策吏部尚書呂頤浩言今敵騎漸逼京東若人心一搖則淮南望風而下望下哀痛之詔存拊兩路令官吏與民入山避兵庶免全郡俱為魚肉今百辟皆言強弱不敵臣願廟筭先定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

拒敵之資申飭諸將訓習強弩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夫彼
之所長者騎而我以步兵抗之故不宜於平原曠野惟扼險用奇
乃可掩擊又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於鎮江
之岸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荊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豈可不
豫為計望置使兩員一自鎮江至池陽一自池陽至荊南專提舉
造船且詢水戰利害又駐蹕維揚當以一軍屯盱貽一軍屯壽春以
備衝突戶部尚書葉夢得言兵機事也不度時則每為難今視去
冬以又為難矣去冬金但遊騎出入陝西河北未知總衆者何人
今主兵乃尼瑪哈且親至濮及開德矣向者開德大名東平三大
鎮鼎足而立今惟東平歸然獨存以當宋魏之而滄州孤絕在後
又南京最重而敵騎已至楚邱且靖康之失在固守京城而不知
避也事有緩急必當從權伏望陛下通下情遠斥堠如必於過江
則亟降詔以諭中外則人心安矣臣又願飭諸要郡東則鄆徐南
京西則廬壽和州南則唐襄荊諸各立軍数使之召募仍命大將
與帥參治復選近臣為總帥以節制之又乘輿或至兩浙則鎮江
金陵尤當先治陛下毋以守文虛中奉使未回意和議為可恃也
靖康正緣恃和議而墮敵計今安可恃萬里之報哉起居郎兼權
直學士院張守言金人自去冬已破澶濮德魏而遊騎及于濟鄆
雖遺范瓊韓世忠會戰而二將未可恃臣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堠
昔三國時烽火一夕五千里而前日北京失守再浹始知今之為

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及淮陰三處敵亦未能遽犯然恐我師怯戰望風先潰及舟楫拘於岸而敵亦能斬木繫栰以濟或以精騎間道先絶吾渡江之路此可患者一也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敵亦未能遽侵然去中原益遠而民心易搖動又行在兵多西人不樂南去或生意外之事維揚亦須留兵則扈衛勢弱此可患者二也惟其利害相形遂不能决若為中原計而幸敵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全萬則用過江之策然權其輕重勢當南渡而別擇重帥以鎮維揚則中原不患於搖動明諭諸軍以禍福則西人不患於不樂昇潤亦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患明詔大臣預區處以俟探報探報速聞則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時郡臣奉詔論边事者黄潛善等請背送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

庚子詔有警而見任官輒搬家者徒二年因而搖動人心者流二千里由是士大夫皆不敢輕動此據張瀲劾黄潛善等疏修入疏云正月二十一日降旨庚子二十一日也朱勝非閑居録云歲前聞金人破鄆州黄柑約諸路政曰六官先渡江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即軍情不安勝非所記與伸劾疏全不同日歷二月庚戌朔詔士庶從便往來官司不得妄有邀阻此時金已渡淮疑勝非所記非寔今不取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以趙晟首亂青州賊心難制欲殺之乃好謂晟曰萊州不遭兵火戶口富饒煩公為守如何晟曰諾洪道密遣人告權知濰州閻皐權知昌樂縣張成使伏兵中途邀擊晟以其衆行至秬米寨不虞皐成之圖已也遂懈而不整遇伏

發大敗晟死洪道以成知萊州洪道既殺晟遺民復還軍府浸盛統制濱州軍馬葛進以洪道得青州因已所致欲奪之乃與知濱州向大猷引兵至城下洪道見其衷甲遂闔扉不納面縋酒肉以犒師進怒攻北城據之洪道與軍民居南城以守進遣大猷入南城計事洪道因之　京城統制官張用王善既為杜充所疑乃引兵去犯淮寧府充遣統制馬皋追擊之用善併兵擊皋官軍大敗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而渡追至鐵爐步而還官軍存者無幾用以一騾送李宝歸京師於是善整兵欲攻淮寧用不可曰吾徒所以來為之糧耳安可攻國家之郡縣善曰天下大亂乃貴賤貧富更變之時豈止於求糧而已況京城已出兵來擊我事豈無名乎用曰汝攻陳州我當往蔡州然兄弟之義文字勿絕乃命諸軍束裝翌曰善鳴鼓進雲梯天橋逼城下守臣馮長寧命溶金汁灌之焚其天橋用勸善勿攻善曰安有小不利而遂止當俟鵝豆變白乃捨此城耳用引其軍去善圍淮寧久之東京留守杜充遣都統制陳淬來援善乃退時知潁昌府直寶文閣郭允迪已降金有舉人陳味道者與知蔡州程昌寓善金遣味道以旂榜招之昌寓既見味道使人探其橐中得金檄文昌寓大驚聚官屬執味道釘之磔于布

丙午詔保義郎田宗義追所授官宗義者宣和間以後苑作應奉得官至是差監法酒庫門吏部審量當追奪上曰討論人甚多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義免追則何以行法宗義善造頭巾朕當以賤役使之豈可與官輔臣皆曰善　是日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龍圖閣待制王復死之（據復家乞恩澤狀云正月十七日）初宗維自襲慶引兵欲趨行在遂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維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宗維猶欲降之復大罵求死由是闔門百口皆遇害城始破武衞都虞候趙立巷戰奪門以出為金兵所擊以為已死夜半得微雨漸活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尸埋之遂陰結鄉兵為興復計宗維既去軍民請舉人鄭杲權知州事立張益村人也事聞贈復資政殿學士謚節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軍潰于沭陽初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金會左副元帥宗維兵至滕縣聞世忠扼維陽恐稽師期乃分東南道都統領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為名使上不得出而宗維以大軍迎世忠世忠不能當夜引歸軍無紀律未曉至宿遷縣不虞金人之踵其後質明覺之奔于沭陽世忠在沭陽夜不安寢與其帳下謀夜棄軍乘潮走鹽城縣翌日諸軍方覺遂潰去其將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於漣水軍之張渠村（熊克小歷二年五月金人渡河辛卯詔韓世忠領兵迎敵世忠至京西為金所敗其將張遇死焉按去年五月世忠與遇皆至京西金春遇至京東乃死克誤也）後軍管隊官李彥先率本隊四十七人得二舟入海聚衆自此輔達聚衆於漣水李在據高郵皆世忠之兵也其餘收散卒自為徒黨者不可勝計宗維入淮陽軍執守臣奉直大夫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寬而去此據趙甡之遺史但甡之所書無郡守姓名今以紹興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李寬家自陳狀修入狀云陷陣身亡與遺史不同以無他書可考姑從遺史京東轉運副朝請大夫李祓從軍在淮陽為所殺後贈中散大夫官其家二人寬遵最孫祓清臣子也呂大中事記曰金之犯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泰州之曾班泗州之呂元閭瑾天長軍之成喜高郵軍之齊志行滄州之劉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世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故寧畏金而不畏義也

己酉金人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綯聞敵騎且南侵率從官数人同對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時金人自滕縣以五千騎趍臨淮皆金裝白氊笠子把隘官永州禦使閭瑾屯泗州遣人同其實或曰劉忠犯臨淮或曰李成餘黨也瑾以兵迎之獲遊騎数人乃知為金人至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聞之遣人收淮北舟船数百泊南岸命使臣張瑾焚浮橋且貽輔臣書乞為宗社大計速圖所以上安聖躬者呂源事本以源紹興三年二月乞改正狀修入兵至泗州近境瑾近軍南走昭信尉孫榮將射士百餘拒敵是日也塵氛蔽日敵初不測其多寡遂相拒踰半日榮鬬死金人乃於泗州之数十里間計置渡淮是夕泗州奏金人且至上大驚軍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搬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為知天長軍楊晟惇奏已折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即欲渡江黄潛善等力請少留族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此據行在修入熊克小歷云葉夢得請以赴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從之盖據夢得行述所云當考戶部葉夢得即具舟檝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戶部所除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彦以所部從六官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二月庚戌朔上駕御舟泊河岸都人惶怖莫知所為知天長軍楊晟惇奏已折浮橋始詔士民從便避敵官司毋得禁上即欲渡江黄潛善等力請少留族報且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上許之（此據行在修入熊克小歴云葉夢得請以赴行在所藏金帛五十萬分其半併歸姑蘇金陵從之盖據夢得行述所云當考）戸部葉夢得即具舟檝從大將假二千人津發一日而畢然公私舟交河中跬步不容進矣夢得復請以戸部所除物前期支六軍春衣及官吏俸一月亦從之遂命御營統制官劉正彥以所部從六官皇子往杭州幹辦御藥院陳永錫護皇子又遣吏部尚

書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往沿淮措置金以數百騎掩至天長軍統制官俱重成喜將萬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迎敵行都人謂光世必能禦賊而士無鬬志未至淮即潰金人以支軍犯楚州守臣直秘閣朱琳具欵狀遣人迎降開西北門納金人開東門縱居人自便軍民皆趍寶應縣欲自揚州渡江金人覺之悉邀回城中　閻瑾引兵至洪澤鎮其將姚端殺之　是日揚州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聞此復自相慰以為知事實者莫如宰相今既云爾未宜輕動居民亦以為然夜江都縣火皆戍卒自焚其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壬子金人陷天長軍上遣左右內侍鄺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為金人至遽奔還上得詢報即介冑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過市市人指之曰大家去也俄有宮人自大內星散而出城中大亂上與行人並轡而馳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騖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上次楊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上掣手劍剌殺之時軍民然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少卿史徽丞范浩繼至亦死給事中黃哲方徒步一騎士挽弓射之中四矢而卒是日鴻臚

少卿黃唐俊渡江溺死左諫議大夫李處遯為亂兵所殺太府少卿朱端友監察御史張灝皆不知存亡鍔南城人唐俊唐傳兄也

熊克小歷作大理卿黃鍔按本寺題名今年正月高守拙除大理卿恐不應有兩員今從日歷又日歷稱史徽范浩渡江至常州宜興縣境為盜所害與此不同今從維揚巡幸記胡元質成都丁記云黃聖徽為給事中金人絕淮車駕倉卒渡江文武百執事莫有扈從者聖徽先謂其子端靖曰今日之事知有君爾吾從吾君此見危授命時也遂朝服秉馬而行或謂敵騎邂逅相及無乃不利乎聖徽厲聲曰君在行必朝服以見死生命也不可苟免頃之敵騎相及果為所執聖徽竟死朝廷後知之卹其家甚恩聖徽哲子也此與當時人所記不同今附著于此

先是布衣譙定被旨赴行在上將用之及是失定所在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上于瓜州鎮得小舟即乘以濟次西津口上坐水帝廟取劍就靴擦血百官皆不至諸衛禁軍無一人從行者鎮江聞車駕進發民居奔走山谷城中一空守臣錢伯言發府兵来迓始右諫議大夫鄭瑴請建康潛善等沮之及是瑴從行上顧曰不用卿言及此是晚金遊騎至揚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黃願先已遁去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吴某權州事州民喧呼皆備香花迎拜金人入城問上所在衆曰渡江矣金人馳往瓜州望江而回引兵屯摘星楼下縱火城內煙焰燭天臣民子女及金帛儲為金殺掠殆盡南陽尉晏孝廣女年十五有美色為金兵所掠得欲妻子晏氏即刎縊求死居彼中二十年卒不能犯金人皆義之孝廣殊曾孫也

殊臨川人慶歷中平章事

金人之未至也公私所載艫相銜運河自揚州至瓜州五十里僅通一舟初城中聞報出城者皆以得舟為利及金兵至潮不應閘盡膠泥淖中金兵取之如拾乘輿服

御官府案牘無一留者上至鎮江宿于府治從行無寢具上以一貂皮自隨卧覆各半（此以今年閏八月丙申宣諭聖語修入）上問有近上宗室否時士㒪為曹官或以名對遂召士㒪同寢上解所御綿背心賜之士㒪仲維子也（商恭肅王生韓榮思王宗鍔韓王生鎮海軍節度使仲維）初賊薪賽來就招朝廷因以賽統制本部軍馬會邊報日急乃命賽與統制官王德屯真州及上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真州而去真州官吏皆散走發運使梁揚祖亦遁賽與其衆往來于江中

癸丑金遊騎至瓜民未渡者尚十餘萬奔迸墮江而死者半之舟人乘時射利停橈水中每一人必一金乃濟北敵至皆相抱沉江或不及者金兵而去金帛珠玉積江岸如山時事出倉卒朝廷儀物悉委棄之太常少卿季陵獨奉九廟神主使親事官負之以行至瓜州散騎已逼陵捨舟而陸親事官李宝為敵所驅遂失太祖神主（四月己酉降詔尋訪）於是太學諸生從上南狩者凡三十六人是日退朝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事上曰姑留此或徑趨浙中耶奉國軍節度使都巡檢使劉光世遽前拊膺大慟上問何故光世曰都統制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濟渡决不悞事今諸軍阻隔臣所部数萬人二千餘騎皆不能濟何以自效宰相黄潛善曰已集数百舟渡諸軍上曰濟渡軍固已處置今當議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不起繼而戶部尚書葉夢得等三人相從拜伏庭下上顧潛善問之頤浩以首叩地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援不然金人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上曰如此則宰相同往江上經畫號令江北諸軍令結陣防江仍先渡官吏百姓衆遂退馳詣江干浙西提刑趙哲來謁云王淵欲誅江北都廵檢皇甫佐遣問則已斬矣召淵問之淵曰佐主海舟濟渡留滯蓋淵怒光世之語故殺佐以解遂諭淵分立旂幟命將官管押渡人有統領官安義自江北遣使臣林善來言今早金數百騎來犯皆無器甲已率所部千人集諸潰軍射退矣遂以義為江北統制俾收兵保瓜州渡既而淵入對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金自通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之阻諸內侍以為是此以三月十六日鄭瑴劄子修入瑴疏称內侍陳悚動之言即時南來瑴時為諫官當得其實曰方午上遣中使趣召宰執以淵語告之潛善曰淵言如此臣復何辭以留陛下執政未對有內侍於堂下抗聲曰城中火起俄又一人至曰禁衛涕泣語言不遜上甚駭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之是時管軍左言立堦下勝非請與俱遂出郡廳事並立堦簷衛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勝非傳旨問之皆以未見家屬對勝非即諭之曰已有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衆帖然因問駕去留利害則曰一聽聖旨無敢譁者乃許以俟駐蹕定當録扈從之勞優加賞給三軍欣諾勝非還上與宰執亦至屛後勝非前欲奏事上曰已聞矣適議定不若徑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即來更無文字即上馬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為樞密直學士充巡幸提點錢粮頓

遞（此除日歷不書今以紹興二年二月伯言乞宮祠狀修入）頤浩為資政殿大學士充江浙制
置使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屯鎮江控扼江口兩司軍馬並同
節制又以建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節制江
南東路軍馬屯江寧府初命惟忠節制兩浙江南軍馬尋又改
之（此據惟忠附傳）時潛善擬除頤浩資政殿學士上以資政非前執政者
恩數止與從官等特除大學士是夕上宿呂城鎮淵留部將楊沂中
與兵三百在鎮江約日如金人如計置渡江則焚甘露寺為號沂及
上於呂城探者夜聞瓜州聲喧謂金將渡江乃焚寺淵視之曰
甘露寺火也貿明請上乘馬而行是時義仗皆闕惟一兵執黃扇
而已（上離鎮江日歷在癸丑熊克小歷在甲寅按朱勝非閑居録云上初四日離鎮江癸丑初四也臧梓勤王記亦云甲寅辛常州諸書皆合今從之）　金人入真州
甲寅上次常州時鎮江官吏皆散朱勝非求得通判府事梁求祖
於竹林寺中付以郡事於是百姓稍有入城者　金人揭榜於楊
州市西北人願還者聽之西北人去去者萬人自部伯鎮往太興
後為薛慶軍者是也（趙甡之遺史云金人榜上繫御云東南道都統李董東南道副都統李董東南道都監凡三員）
御營統制官王亦將京軍駐江寧謀為變以夜縱火為信江
東轉運副使直徽猷閣李謨覘知之馳告守臣秘閣修撰趙明誠
時明誠已被命移湖州弗聽謨飭兵將率所部團民兵伏塗巷中
柵其隘夜半天慶觀火諸軍譟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門而去
遲明訪明誠則與通判府事朝散郎毋邱絳觀察推官湯允恭縋

城霄遁矣其後絳允蒜皆抵罪謨無錫人允蒜貴池人也此據孫覿撰李謨墓誌及江東運司所奏參修明誠改除日歷不載建康題名在今年二月絳允蒜二月丁丑各降二官資

是日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東平引兵至壽春其部兵執守臣右文殿修撰鄧紹密殺之初瓊次壽春循城而南守陴者見其認旂笑曰是將軍者豈解殺番人惟有走耳瓊聞而怒乃檄府索其造語之人紹密索得一人送之瓊命斬于麾下已而瓊之軍士入城負糧紹密所將兵怨斬其同類乃持仗逐之瓊所部與格鬬因入城焚掠紹密死于亂兵知下蔡縣趙許之亦死城中悉為灰燼久之贈紹密大中大夫此據趙甡之遺史修入熊克小歷載瓊去年十二月引兵至江西恐誤龔頤正中興忠義録云紹密以守城為守城為金人所殺蓋會要之悞而頤正又因之日歷紹興二年四月癸未鄧紹密妻趙氏狀亡夫在任有紅頭巾賊不得姓名在六安軍界故步鎮作過亡夫親至賊寨招安賊從不從及留止夫不肯故出亡夫慢罵誓不負國遺賊殺害身亡與此不同今附此更求他書參考

龍圖閣學士王賓自揚州興疾從上南渡遂卒于鎮江六月丁亥降旨賻恤

乙卯上至無錫縣熊克小歷丙辰次無錫縣今從日歷及巡幸記縣令任讜供辦整肅有同宿戒上再三稱奬

朝奉大夫知秀州葉煥復直秘閣知越州先是降充顯謨閣直學士知越州翟汝文告老不得請乃使其家奴以疾因告于朝黄潛善許之故更用煥汝文告老事以紹興二年章疏修入不得其月日因除煥附見

是日金人去真州靳賽引兵復入城頗肆殺掠後數日守臣向子忞至以義責之賽語塞時賽之軍士有為州民所殺者二人賽必欲得民之為首者子忞不得已刷二人與賽賽使其徒

釘于望江橋燔甲葉以帖其體然後臠而食之子忞子謹弟江淮
制置使呂頤浩所辟也
丙辰上次平江府始脫介冑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
甄援往江北招集衛兵援成都人本太學諸生靖康中十上疏論
利害淵聖皇帝遣詣河東見折可求計事命以官上至平江兵衛
寡弱援上書請持詔過江招集以實行在及還遷保義郎
丁巳下詔慰撫維揚遷徙官吏軍民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
宮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數為上言揚州非駐蹕地請早幸建
康上思其言復召入膚敏言餘杭地狹人稠區區一隅終非可都
之地自古帝王未有作都者惟錢氏節度二浙而竊居之蓋不得
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遠狹隘欲以號令四方恢復
中原難矣前年冬大駕將巡于東也臣固嘗三次以建康為請蓋
倚山帶河實王者之都也可以控扼險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
狩于建康而狩維揚所以致今日之警也為今之計莫若暫圖少
安于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須夏
口直赤壁始孰對歷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
三國南朝以來戰爭之地至於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
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為要害此尤不
可不扼險以為屯戍也今散騎近在淮壖則屯戍之設固未能遽
為宜分降詔書於沿江守土之臣使之扼險屯兵廣為守備許行

鬻爵之法使豪民得輸粟以贍軍許下募兵之令使土人得出力以自效又重爵賞以誘之則人人效命守備無失而敵騎必退矣敵騎既退則可以廣設屯戍如前所陳遲以歲月國體少安可以漸致中興之盛矣上頗納其言　金人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以城降時金人自揚州分兵而來班聞之聚軍民議曰金重兵臨城且至矣班義不當去爾與死守之若何衆皆哭曰願以生靈為念屈節投拜保全一城班遂遣兵馬鈐轄張允賫降書詣軍前植降旂於城上率軍民迎拜金人入城置酒高會居數日盡掠其金帛而去班楙弟也　武經大夫閤門宣賛舍人丁進既受招以其軍從上行遮截行人恣為刼掠且請將所部還江北與金人血戰其意欲為亂會御營都統制王淵自鎮江踵至進懼欲亡入山東朱勝非過丹陽進與其衆匿遠林中以狀遮勝非自訴淵聞叛遣小校張青以五十騎衛勝非因紿進曰軍士剽攘非汝之過其招集叛亡來會青誘進詣勝非至則斬之（此以朱勝非閑居錄趙甡之遺史維揚巡幸記參修遺史稱進及淵于呂城鎮淵數其罪收斬之日歷亦稱淵斬進于馬前皆與閑居錄不合然閑居錄載此事甚悉今參取之進之死日歷在甲寅熊克小歷在乙卯閑居錄在初九日戊午二書不同按勝非以初八日離鎮江則進之死當在其後閑居錄載進自訴事亦在初八日丁巳今且併書之俟考）　統制濱州軍馬葛進攻青州不能下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求援于知萊州張成引兵赴之進乃去洪道遣其將崔邦弼追之敗歸進後與金人戰為所執

戊午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以晡入見初上以

吴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上諭曰黃潛善自渡江失措朕所過見居民皆被焚刼蓋軍民數日乏食至此勝非曰誠如聖諭陛下離此亦復擾矣上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大臣鎮守之地乃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使名據閑居録日歷權差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軍民控扼等事蓋後來所除省劄也）勝非再對留身言臣雖備員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員同治事上曰從官何嘗預軍事勝非曰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于是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行移如尚書省體式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戎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長兵至平江者三千餘人（朱勝非閑居録云十日至蘇臺車駕未行即作奏有旨晚對差平江府秀州控扼使而日歷及張浚平江録皆繫之初八日與勝非所記不同然初十日上已在秀州以事考之勝非之除當在初九日蓋閑居録所記事日辰亦多差但當取其大綱耳）

忠訓郎劉俊民為秉義郎閤門祗候初上聞金人尚在揚州募能使軍前者後民願行俊民嘗在敵中頗知其情僞上已秉舟召俊民就御舟賜對與語甚欵遂使持書以往賜賚極厚俊民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上與黃潛善汪伯彦朱勝非兵議因下詔尊禮邦昌邦昌之在南都也嘗奉詔貽書金人言約何事其槀在李綱家遂下常州取之邦昌之死也其子直秘閣元亨與其兄中奉大夫邦榮皆坐累拘管至悉令録用太學博士康布者山陽人娶邦昌女太學正吴若者安陽人娶邦昌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女先亦坐廢詔並乘驛赴行在上臨發又以勝非兼御營副使留御營都統制王淵總兵守平江府是夕上舟泊吳江（趙甡之遺史云募使軍前者進武校尉劉伸顧行與日歷不同恐甡之所記小悞今從日歷但日歷載此於初十日次秀州之後則恐不然蓋上已次秀州則勝非是不與此事議胡安國劾疏何為以邦昌事責之下詔尊禮邦昌亦以安國劾章贈入）是日金陷滄州先是明州觀察使劉錫知滄州聞金兵且至將數百騎棄城走道遇葛進退乃知青州尚為朝廷守即趍青州駐麻家臺留不進劉洪道遣人邀入城錫曰青州屢遭寇擾人心未寧不可洪道出見錫且犒其師錫竟不入城青州人高其義錫遂將其餘衆赴行在（錫已見元年六月己酉）金兵至入城下叛通州事孔德基以城降

己未上次秀州　龍圖閣待制知江州陳彥文為沿江措置使總領江陵府至池州沿江防守等事及措置戰舡承議郎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充副使

詔通叛鎮江府梁求祖進二官直祕閣知鎮江府　右文殿修撰知揚州黃願落職令所在根逐管押赴本州治事時揚州已為金所據願不能行乃除名南雄州覊管（願覊管本日歷不書但今年三月鄭瑴論錢伯言章疏中畧及之今以紹興元年十月甲申刑部檢舉狀修入）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資政殿大學士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上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西浙制置使所除職去大字頤浩夜見上于內殿上諭以金人尚留江北卿可還屯京口令劉光世楊惟忠並受節制頤浩遂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命恩州觀察使張思正統之（熊克小歷頤浩除命于丁巳與朱勝非同日今從臧梓勤王記梓所記又云聖訓丁）

寧已遣朱勝非張浚守平江府即可總兵屯于鎮江蓋二人非同日受命梓記顒浩事必得其真但以顒浩受命在壬戌而顒浩奏狀亦云二月十三日奉聖書差充江淮兩浙制置使皆與日歷不同按諸書十三日壬戌上已在杭州而勤王記繫之乙丑以差誤今始從日歷遣御營中軍統制張浚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扼時
朝廷方以金人渡江為慮故命大將楊維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王淵守姑蘇分受二大臣節度于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　扈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汪伯彥時政記云黃潛善等言陛下已留朱勝非張浚王淵在平江居吳之北若更差張浚去臣等慮行只有苗傅一軍而不惟緩急有警傅不可倚仗兼恐無以相制可虞非常乞留俊庶幾行在不致悞事按伯彥所記如此則二人可謂有先之明然不知俊何以竟行此事更須詳考　尚書吏部員外郎鄭資之謂沿淮防扼自池州上至荊南府監察御史林之為沿海防托自太州下至杭州資之望之兄也資之請募客舟二百艘分番運綱把隘之平請募海州六百艘防扼從之

辛酉御舟泊臨平鎮戶部尚書葉夢得自宜興間道之杭州至是來逆夢得言平江江寧兩府所留上供約可支半載欲刷杭州諸司所有借支俟取兩處錢帛至而償之又請更給百官諸軍券歷及命官權領戶部司農太府寺職事皆從之

壬戌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顯寧寺為尚書省先是以轉運司為升賜宮葉夢得為上言小人小人遂傳復開應奉之端不可不慮乃亟命罷之上以百官家屬未至獨寢於堂外上御白木床上施蒲薦黃羅褥舊制御膳日百品靖康初損其七十渡江後日一

羊煎肉炊餅而已　是日金人陷晉寧軍守臣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徐徽言死之初徽言在晉寧聞河東遺民日望王師之至乃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好恐出兵則敗和議抑其所請不報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圍之三月屢破却之城中矢石皆盡士困餓不能興會監門官閤門宣賛舍人石贇夜啟關納金人城遂陷徽言聞兵入即縱火自焚其家人而率親兵力戰比曉左右畧盡徽言為金所執金人知其忠欲生降之徽言植立不動與之酒徽言以杯擲其面曰我尚飲汝酒乎嫚罵不已金人怒持刃刺徽言徽言罵不絕聲而死後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初晉寧之圍也武德大夫太原府路兵馬都監嵐石路統領軍馬孫昂率殘兵與徽言共守及城破昂引所部三百人巷戰自夜達旦格殺數百人士卒死亡殆盡昂自度不免引刄欲自刺金兵擁至軍前以甘言誘之昂終不屈而死昂父翊宣和末以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後贈昂左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徽言事以附傳及王明清揮麈第三録增修孫昂事以楊存中乞賜官狀附見昂贈官在紹興三十一年）

癸亥朝羣臣于行宮降詔罪己求直言令杭州守臣具舟往常州迎濟衣冠軍民家屬省儀物膳羞出宮人之無職掌者凡三詔宰相黄潛善汪伯彥門下侍郎顏岐同知樞密院事盧益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廸各上疏請罪伯彥之奏畧曰雖世忠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要路于淮徐而范瓊頓勁兵于宿泗對壘兩軍之相拒輕兵問之
道以潛來臣偶以沈痾所纏不能容志而慮致鑾輿之遑處拏舟
揖以播遷詒不許　兩浙路提刑獄公事趙哲知鎮江府以朱勝
非等言梁求祖能不離府城甚可嘉賞然鎮江重地恐求祖難之
以專責故也時哲在平江張俊令哲撿視控扼等事亦不果行
甲子集英殿修撰衛膚敏試尚書刑部侍郎　集英殿修撰知宣
州侍其傳罷尚書吏部侍郎劉珏充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
乙丑德音釋諸路因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徒者悉還之惟責
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徙蓋黄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金
也十一月丁未放還　呂中大事記汪黄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欲竄馬
伸殺陳東歐陽澈罷膚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舉策
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欺幸而渡江猶罪李綱以
謝金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二聖之禍然金
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彼
兵通問使遣而維揚失守金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
監長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止侍從已上
不及郎官上以兵火之後闕員甚多特有是命中興聖政一日呈進奏狀上曰今所
薦士不比常時便當催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日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臣留正等曰舜之舉賢惟屬之四岳十二
牧漢制大畧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耳本朝故事宰執侍從繞得薦舉未常及郎書郎官薦士自太上皇帝始也蓋當大有
為之時欲廣旁求之路故凡為尚書郎者咸得明揚苐於從後雖然衆賢騈集旌車畢至固誠一時之盛矣使甄别之不明黑白之

相混呼等畫餅孔路雜售則亦奚取於多乎惟其層鑑英披之榮是其所以為全盡也唐陸有言取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則賢路多塞不粹擇則真贗莫分夫惟詳之於其始精之於其終斯兩盡之故臣愚以謂陸贄之言真盡用人之法而太上皇帝之用人真可為萬世之訓也

出宮人百八十人用癸亥詔書也　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言臣等分義非他人比謀國于艱難之時不能弭患而脫身於顛沛之際反獲便私則不惟公議不容臣等固不忍道也今不敢止用常禮再有奏陳俟禍患稍寧即丹伸前請必異明正典刑以猒公事自上即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寇盗充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位偃然猶無去意中外為之切齒焉　置江寧府榷貨務都茶場　詔應緣金人會到州軍逃避守貳兵官並令本路監司尋訪發遣歸任　拱衛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鎮江府駐劄　朝奉郎劉誨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時轉運副使范冲疾病中書侍郎朱勝非等奏罷之上以司馬光家屬在冲所不許乃權增副使一員以命誨　武顯大夫文州刺史幹辦御輦院潘水嘉罷　金人屯揚州城下遣擐甲執旗者一人入城諭士民期以三日盡出西城過期者殺并數揚州人之罪謂留上也民無出城者初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海蝦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招降之維陽之役行在諸軍皆潰琪擁光世之妻向夫人在軍中由真滁奔淮西事之如光世琪至廬州帥臣胡舜陟乘城拒守琪邀索資糧舜陟不予自部使者以下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猒與之則

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凡六日琪適去舜陟
伏兵狙擊之得其輜重而歸是日琪引兵之安豐縣琪所至不殺
人但掠取金帛而去後以向氏歸光世光世德之向氏漢東郡
王宗回女也
丁卯百官入見杭州寄居廸功郎以上並許造朝　中書侍郎御
營副使朱勝非乞令常湖二州並聽節制許之　直龍圖閣知杭
州康允之言維揚無斥堠故金人奄至而不知于是初置擺鋪凡
十里一鋪置遞卒五人限三刻承傳五鋪以使臣一員蒞之一季
無違滯遷一官令尉減半推賞　是日吕頤浩帥師次鎮江府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無路自達可令左右司輪
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戶部尚書葉夢得言行在官吏軍
兵等除食料外應公使花果房臥生日身亡孝贈錢物並權住支
從之
詔出米十萬斛就杭秀常湖州平江府減價出糶東北流
寓之人　樞密直學士東京留守杜充陞端明殿學士　吕頤浩劉
光世移兵屯瓜州渡與金人對壘　金人焚揚州初金遣甲士
数十按北盟會編此乃丁卯日歷入城者入揚州諭士民出西城人皆疑之猶未有
出城者是日又遣人大呼告以不出城者皆殺於是西北人自西
門出出則悉留木柵中惟揚州人不出夜金縱火焚城士民皆死
存者才数千人而已
己巳尚書左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黃潛善御營使黃潛善尚書右僕射黃

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汪伯彥罷時御史中丞張澂上疏劾潛善伯
彥大罪二十大畧謂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因留陛下致萬乘蒙塵
其罪一禁止士大夫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
處我輩豈不是人使一旦委敵歸怨人主其罪二自真楚通泰以
南州郡皆碎于潰兵重失人心其罪三宗神主神御不先渡江一
旦車駕起則僅一兩卒舁致傾搖暴露行路之人酸鼻下淚宗廟
顛沛其罪四建炎初年河南止破三郡自潛善等柄任以來直至
淮上所存無幾其罪五士大夫既不預知渡江之期一旦流離多
被屠殺其罪六行在軍兵津渡不時倉卒潰散流毒東南其罪七
左帑金帛甚多不令裝載盡為敵有府庫耗散其罪八自澶濮
至揚州咸被殺掠生靈塗炭其罪九謝克家李擢俱受偽命而反
進用其罪十潛善於王黼為相時致位侍從故今日侍從卿監多
王黼之客伯彥則引用梁子美親黨牢不可破罪十一職事官言
時病者皆付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壅塞言路罪十二用朝廷名
爵以脅士大夫罪十三行在京師各置百司設官重復耗蠹國用
如以巡幸而置御營使司則樞密院為虛設置提舉財用則戶部
為倫員罪十四許景衡建渡江之議擠之至死罪十五身御營使
多占兵衛不避嫌疑罪十六敵人相距斥堠全無止遏道塗之言
為直致此狼損罪十七敵騎已近尚敢挽留車駕罪十八盧益自散
官中引為八座遂進樞副伯彥之客為起居郎有罪補外遂除集

英殿修撰二人朋北專務欺君罪十九國家殆辱不知引罪罪二
十疏入未報遂以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
事路允廸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相乞責以後效詔押赴都堂
治事已而皆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呂中大事記方上之在相州也金兵未退此申包胥哭于秦庭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城之請為義而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迨上之次濟州也金兵已退此大夫反首茇舍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迨上之即位南京此肅宗即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獨留中原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以開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為汪黃所沮纔七十五日而去位豈非天耶澤為汪黃所沮未及一年而憤死又豈非天耶綱罷而黃汪相于內澤死而杜充繼于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兵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則澤之忠行綱去則澤之志沮澤在則盜可為兵充守則兵皆為盜澤在則黏罕遁充用則金至維揚矣內無綱外無澤也建炎之失其機則汪黃二人為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張澂守尚書右丞

庚午右諫議大夫鄭瑴言陛下南渡于倉卒朝士朝大夫省臺寺監百司職事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為用況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為士大夫淵藪天下賢俊多避地于此望下此數州令官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官觀等京朝官以上官各具資姓名申尚書省選擇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英才以濟艱危詔三省行下限一月具名奏聞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戎器全闕軍匠數少請下諸州刻刷民匠起官併手製造優支廩食自是以為例 尚書省言浙西路當控扼處自平吳江外惟千秋襄陽垂脚

三嶺為險要先已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王𦐊措置千秋嶺外乃以宣義郎知建德縣林師説充統轄官控扼宣州來路命起復尚書水部員外郎詹大和措置褒陽嶺承議郎知桐廬縣孫祐充統轄官控扼廣德軍來路命通判杭州趙子𡻕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措置垂脚嶺宣義郎王璵充統轄官控扼常州來路並量起𡻕州諸縣射士三分之一以充長兵仍募土豪借官資兵粮器械自備各賜銀帛五百疋兩為軍費佑北海人與師説璵皆常守把有勞為葉夢得所薦也（大和已見元年正月）既而以子𡻕直秘閣知秀州大和直秘閣為淮南轉運副使大和乞致仕許之（大和除淮漕及致仕日歷並不書此以紹興六年五月大和辭職名狀修入狀稱建炎三年春除淮漕未見本月日）金人去揚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國用上不納輔臣言版計無闕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今卻之則前後異同乃命併先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輙有陳獻　詔御營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依祖宗法釐正歸三省樞密院（四年四月乙未可參考）　門下侍郎顔岐等言方在兵間禮宜簡便所有執政官張蓋設狨座欲權暫撤去族回鑾日如舊從之　江淮兩浙制置使吕頤浩聞敵退渡江至直州收榷貨務錢物　金人自揚州還至高郵軍城下守臣趙士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刼掠而去　有潰兵宋進者初為韓世忠圍人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餘犯泰州守臣朝請大夫曾班遁去世雄入城縱

掠推錢粮官裴淵為首班自劾待罪坐貶二秩趙甡之遺史云班自劾待罪其兄楙
開請納官以贖班之罪上不許班坐遷謫按日歷不見班行遣紹興二年九月癸卯自降授朝奉大夫主管安臨府洞霄宮得旨候
任滿日再任十二月乙丑用諫官言雷州編管則楙開有請當在此時甡之少誤也　按北盟會編班兄楙弟
開壬申呂頤浩遣閤門祇候陳彥入揚州　詔監司州縣擅牽期
司掊斂民財者並罷用尚書左丞葉夢得奏也　觀文殿大學士
黃潛善提舉南京鴻慶宮汪伯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
去大字用言者奏劾也　尚書工部侍郎康執權為吏部侍郎
詔百官除拜非侍從並給敕量行閑說補授因依竢事定日依舊
癸酉靳賽犯通州城垂破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在平
江作蠟書招之賽即聽命詐以無食乃漕米給之　韓世忠提轄
使臣李在自沐陽潰散聚徒百餘人居寶應縣會金人棄高郵去
在乃詐稱五台山信王下忠義軍率衆至高郵有監北較酒務保
義郎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其徒時正臣知高郵軍思
問通判軍事執投拜官齊志行等皆殺之乃遣人截金後軍得金
寶數艘故其軍極富時端明殿學士董耘朝議大夫李釜皆寓居
高郵在因以為叅議又聚集潰卒數千遂據高郵釜大名人也
甲戌黃潛善汪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名朱勝非赴行在留張平江府節制　詔陳東歐陽澈並贈
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
州酒務馬伸除衛尉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諭宰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
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上復曰伸前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
奏曰聞伸已死上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為罪
之意既又贈伸直龍圖閣伸贈職日歷及他書皆無之此據紹興五年伸加贈右諫議大夫告內前銜修入
命尚書駕部員外郎方聞往淮東撫諭　御營左軍統制浙西
馬步軍副總管李安知揚州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
才任用既久專執己見壅塞下情事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
在予一人既以悔過責躬洗心改事放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
輔收召雋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闕遺民俗利病或有
關于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採
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奨言之或失朕不汝尤咨爾萬邦欽予
至意　詔郎官以上所薦士不俟審察並令入對日於進膳後即
後殿引三班　直秘閣知婺州蘇遲言本州上供羅自皇祐中歲輸
萬疋崇寧中增至五萬八千疋有奇民力凋弊乞減其半上覽奏
驚惻欲盡蠲之門下侍郎顏岐等言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乃詔
減二萬八千疋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
自戍所赴行在詔復還吳江行在錄云俊領把隘吳江軍士怨俊渡江日脫身獨走致失家屬欲殺俊
俊遯謝得脫奔走至行在上釋之却令再往招集軍聚衆繫此事于二十七日丙子今附見此朱勝非閑居錄云臣離平江有兵四千
餘人後來王淵歸却令張俊去與此不同按日歷及諸書俊乃上未至杭時遣戍吳江縣非淵歸所遣當是俊赴行在而復還吳江

也今併附此

戊寅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奏已復揚州詔尚書省榜諭士民

是月以龍圖閣待制知延安府節制六路軍馬王庶為陝西節制使知京兆府涇州防禦使陝西節制司都統制曲端為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知延安府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端不欲離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鄜延經略司公事浩成子也成德順人故客省使　温州觀察使新知鳳翔府王𤫊自興元以輕兵赴行在以𤫊為御營前軍統制𤫊表請幸西州不從　宮儀自即墨引兵攻密州圍安邱縣築外城守之初慶元府陷將兵百餘人奪門得出及渡河惟有輔韓京數人而矣達後隸韓世忠軍為押火沐陽之潰達聚卒得數千當時淮南號為悍賊　張用自淮寧引衆趍蔡州至黃離距城二十里守臣程昌寓度其未食遣汝陽縣尉杜湛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敗於是用駐于確山連亘數州上自確山下徹光壽據千里之地接迹不絕以其衆多故號之張莽蕩抄掠粮食所至一空相接麥熟刈麥而食矣趙甡之遺史云用至確山下令不得攻攻違者斬與昌寓家傳不同今從家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来繫年要錄

建炎三年三月

十一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57 v.11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中原

庚辰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勝非自平江還朝以晡入見是夕鎖院故事命相進官三等至是勝非特遷五官為宣奉大夫熊克小歷勝非拜相在庚辰日歷在己卯按勝非閑居録亦云三月一日至臨安以晡入見則降制必在初二日也勝非自記當得其真今從之

初金人犯泰興縣有嚴起者率軍民拒之賴以免者甚衆詔授保義郎閤門祗候

金人分兵犯江陰至夏港距城八里而近守者臣胡紡遣統制官王晙等拒敵且謂承事郎簽書判官廳公事李易曰吾曹有死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郭之義公毋宜勉之少避易歸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同死生聞者感泣既而金人以潮生有備亦引去此以鄭紱所作序及胡紡祭文易紹興十一年八月癸未陳乞加封狀參修序以為建炎庚戌三月二日事故附於此日

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詣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始者任用非才不能乘機拓境取侮敵人敵既退師畧不為備陛下乘時御極不知西據蜀險就六路形勢力治兵戰以圖恢復反使翠華淹處淮甸甘蹈覆轍泥於清和使勢力日益窮慼此四誤也金既入犯童貫遁歸京闕被圍遽割三鎮復隳信誓其實無能其後金人既自界大河而我不能倚以為固信王脫於拘囚結集忠義所得壯勇不啻數十萬顒望王師相為策應奈何羣言譖沮禁止渡河反使金人簽軍南渡既連陷大名東平畧不為備遂使金人大肆蹂躪此六失也竊料金人遠來人馬疲乏且自爭玉帛子女飽其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會合於范瓊敵人睥睨金陵鎮江守把舟船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塗泥濘馬步俱不能進是以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追大駕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回臣令輙以機速利害畫為三策願陛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計以得地世

守用為屛翰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漕運亟製戰艦精習水軍原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貪頓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可恃幸敵人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使敵人再舉驅集舟檝江淮千里数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累数千言皆切事機

是日日中有黑子 按宋史繫己卯朔

辛巳尚書右丞葉夢得罷夢得初執政上諭之曰今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等頗疾之乃語知杭州康允之曰上欲以次對授公而為左丞沮止允之怒與其將曹英謀以為陳通餘黨在者三千餘人聞夢得秉政不自安皆謀以為亂上不信岐等譖之夢得與朱勝非舊不相能勝非入相首言夢得議論不協會杭州士民上書訟夢得過失有及其閨門者是日上批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夢得執政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歸卞山 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云初四日留身奏葉夢得方除執政纔旬日何為遽罷上曰提領財用亦有例余曰頃在揚州張慤以中書侍郎兼此事至于自作酒肆人以為非體遂罷上曰数日來尚書論夢得知杭州過失三四十封其間進士姓周人及其閨門其言可駭恐臺諫聞之不便姑罷政事且留他在此律降出書本令鄉看余曰果如此夢得豈敢復留上曰待他有請却與一郡夢得果請除師江西尋降出士民所陳三十七書歸堂按此所云與其行述全不同然勝非初相執政罷免無容不知趙甡之遺史稱勝非言夢得議論不恊今從之夢得除帥江西諸書皆無此事恐是明受中指揮姑附此當求他書恭考

同知樞密院事盧益守尚書左丞未拜復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蓋之罷日歷不書似因張澂論二相疏中及之故也當求他書參考）　鄜德軍節度使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曰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錐刀受爵祿我何不為大賈富商耶　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覿試戶部尚書　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自乾德以來輔臣以本職典藩者惟呂餘慶郭逵及頤浩　樞密院編修官秦梓改宣教郎以其弟檜久在金特優之也　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言江北之地其勢須變為藩鎮然後可守乞詔宰執詳之俟金人畢退即便施行江南一帶非依重鎮擇近上文武臣寮守之許以便宜行事恐不能堅守乞早賜措置時朝士張虞卿等十九人上疏亦以藩鎮為言朱勝非奏宜倣藝祖初議權時制宜行在為京師淮北為藩方淮南為郡縣會多事不果行虞卿齊賢遠孫也（齊賢寃句人淳化中宰相熊克小歷以虞卿為建安人而洪邁夷堅甲志云虞卿齊賢裔孫居伊陽今從之小歷又云倉部郎中張虞卿等乞建藩鎮按日歷虞卿以今年四月戊午除虞部員外郎此時勝非已去矣當建言時未為倉部克誤也勝非閑居録亦不云虞卿為何官今闕之俟考）　浚又請沿江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為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　命學士給舍輪日於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封往反以言者建陳欲免交給之弊

故也　尚書金部郎中李追員外郎高士佃為主管車駕巡幸隨行左藏庫錢物官兩浙轉運副使劉誨為主管車駕巡幸錢粮官徽猷閣直學士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揚祖既不渡江又不赴行在故貶　尚書左司員外郎葉份充秘閣修撰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兼提領措置行在茶盐

壬午詔新除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免進呈書押本院公事初扈從統制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淵驟得君頗觖望起復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劉正彥常招降劇盜丁進等以賞薄怨（事見二年十月）又淵既薦正彥後撤取其所予兵（事見二年二月己卯）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止在維揚宣政使金州觀察使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北至杭州江下觀朝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傅等切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有中大夫王世修者能甫兄子也靖康末知滎澤縣以守禦功改京秩遂為傅幕賓世修常疾閹宦恣横為尚書右丞張澂言之澂不納世修退為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聞淵入宥府傅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世修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逵等謀先斬淵然後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此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朱勝非閑居錄云正月間王淵自揚州發大船十隻皆是囊橐杭州指言淵去年平陳通等先令供郡中富民所寄贓物既盡誅之悉取其家貲又以所供文字一一追來違拒者亦殺之所取不可勝計今船皆其物也內侍官搬家舟亦數

十隻相繼到此頗不循理彊占民居彊市民物衆皆怨憤不能平及聞車駕渡江諸軍潰亂張逵建議誘說諸軍曰王淵為都統制不能捍賊致此狼狽前日先發金玉百船來便有不守揚州之意今車駕幸杭州王淵必來引見杭州又似揚州矣若能殺淵而取其物及取內臣家計可人人致富衆人共為之朝廷必不能徧罪姦謀蓋自此始　是日宰相朱勝非留身奏事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乃令淵依執政恩例不與院事行在錄云壬午傅正彥請對是日王淵罷朱勝非復辟記云勝非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臣記武臣作樞有免進呈書押故事今淵既兼都統制于武臣尤有利害臣欲依故事免之仍罷其兼僉廣衆論上然之按是時諸老將皆不在杭州必傅正彥云云而勝非有此請也今掇取附見傅等即部分兵馬且使人告淵以臨安縣境有劇盜欲出兵捕之康履之從者有得以黃卷文書卷末字兩行曰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履問此何謂也曰軍中有謀為變者以此為信號從之者書其名于前履密以奏上命履至都堂諭勝非使召淵為備勝非問其知謀否履曰畧知期以來早集于竺天寺方諭其意田即苗也金即劉也詐言謀于城外以誤淵使遣部曲出外耳履去勝非即召淵告之日暮淵遣一將將精兵五百人伏於寺側此以朱勝非閑居錄修入是夜城中驚惶居民杜門不敢出俗號為沙魘人皆通夕不寐

癸未神宗皇帝忌百官行香罷制以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制置使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傅揭榜于市曰統制官苗傅謹伸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遍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姦臣誤國内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委棄社稷存亡懸于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内侍等不務修省尚循故態為惡罔悛使民命皇皇未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閹宦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去住罔測朝廷安然坐視又無措置即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及此寧不傷感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為民除害應大臣罪惡顯著及内侍官等並行誅戮期爾士庶一聽一心共圖中興之業慎無生疑以致後患本為生靈别無所希爾等若獲安居傅等赴死未晚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正彦既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宫北門外衛士出刄以指其軍傅正彦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官吴湛與傅等通為囊橐被甲持刄守宫門宫門亟閉時尚書右丞𣶏方留身曲謝康履遽前奏有軍士於通衢要截行人履馳馬獲免上召朱勝非等告之勝非曰吴湛在北門下營專委伺察非常令有報否上曰無報俄而湛遣人口奏傅正彦手殺王淵以兵來内前欲奏事上大駭愕不覺起立（行在錄云是日夜漏未盡四刻而聞變按朱勝非復辟記輔臣奏事已退又王淵退朝而被殺則必非夜漏未盡時今不取）勝非曰既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及門吴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勝非𣶏遂與門下侍郎顔岐簽書樞密院事路允廸急趨樓上傅正彦與鈞甫永吉世修逵等介胄立樓下以竿梟淵首勝非厲𦄒詰問專殺之由吴湛引傅所遣使臣入内附奏曰苗傅不

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於是從官皆在學士直舍有一閹走入學士直舍有一閹走入學士院自剄不死卧前廁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内東門求見請上御樓慰諭軍民不然無以止變俄獨召允之入日將午上步自内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也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上憑欄呼傅正彥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内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顧止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上諭以内侍有過當流海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歸寨未得上曰知卿等忠義已除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軍士皆放罪傅不退其下揚言我等欲遷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内侍何必來此上問百官策安出有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者曰中官之患至此為極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上曰朕左右豈可無給使希孟曰年長者悉除之擇十五歲以下者供洒掃之役可也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姑以慰三軍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捕得於清漏閣仰塵上衛士擒至閣門履望上呼曰大家臣死矣何獨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遂以付傅等即樓下腰斬之梟其首與淵首相對希孟君卿子也（君卿鉅鹿人終環州刺史）須既死上諭傅等歸寨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畧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上命朱勝非縋出樓下委曲論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金人議和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隆祐皇太后垂簾權同聽政百官皆出門外傅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張逵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言傅正彥不拜上問故衆莫敢對時希孟獨曰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通判杭州事浦城章誼叱之曰此何等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耶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退避但須禀於后勝非言無此理顏岐曰若得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吴湛諭傅等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是日北風勁甚門無簾帷上坐一竹椅無藉褥（王庭秀閱世録云上御金漆椅子今乃從趙甡之遺史）既請太后御樓上即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將出殿門宮中人牽衣號慟后曰一足出門事不可測今與汝等別少頃太后御黑竹輿從四老宮監出宮太后不登樓内侍報上客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如何執政皆以為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為邀去奈何勝非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傅道語言可觀羣兇之意遂肩輿出立樓前見傅等執政皆從之（王庭秀閱世録云太后乘竹輿至樓上命儀鸞司設帷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旨又肩

輿至門下按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來小輿至不肯上勝非時為宰相必得其真今從復辟記傅正彥拜於輿前曰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為天下主張后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也竄逐統制豈不知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后曰待依所請且權同聽政傅等抗言必欲立皇子后曰以承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皇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正彥曰今日大計已定有死無二望太后早賜許可后曰皇子方三歲以婦人之身簾前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正彥號哭固請后不聽傅正彥呼其衆曰太后不允所請吾當改衣就戮遂作解衣袒背之狀后復呼之曰統制名家子孫豈不明曉今日之事實難聽從傅曰三軍之士自早至今未飯事久不決恐生他變顧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今日大事正要大臣果決朱勝非不能對顏岐自上前來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已決意從苗傅所請乞太后宣諭后猶不允傅等語言益迫太后還入門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王庭秀閱世錄云太后復上樓上白事于竹輿前曰無可奈何須禪位朱勝非復辟記云太后回亦不登門只于廊廡置竹輿今兼採二書修潤附入蔡惇直筆云太后一行至臨安府車駕繼至會禁衛素怨殿帥王淵內侍康履又宰臣黃潛善汪伯彥勸上永駐蹕揚州衛士懷土日思還京逮金暴至急幸浙西乃留御營半軍駐鎮江府以防敵渡故從駕衛兵差少時苗傅劉正彥先統兵屯臨安衆軍聞車駕臨幸營地饋餉必有相妒秉禁衛有怨忿心軍情疑貳時歸朝官王鈞甫馬柔吉有異謀傅勸正彥率兵挾上誅王淵康履內侍輩陰蓄不軌先報御龍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謀叛詐王淵彈壓淵出就馬上中槍而死禁衛求見康隨隨出被
殺遂聚謀于行宮門宰相朱勝非出見傅正彥乃出檄文示勝非
且言軍叛傅等欲平之勝非乃言皇太后在洞霄宮諸公當奏稟
一聽太后處分時昭慈聞軍變乃乘小轎至宮門前有一卒擎幞
約衆曰太后孃孃軍衆乃投戈山呼昭慈召傅正彥問之對大軍
有言至此昭慈面諭是他官家有太子待老婆與他管事乃抱登
門捲簾示衆且言官家已內禪用黃背心衣太子背軍中咸呼萬
歲人心帖然昭慈遂垂簾聽斷按此所記事迹多差不與諸書合
蓋慱得于傳聞令不敢

勝非泣曰逆謀一至於此臣位宰臣義當死國乞下樓面詰二凶上曰凶焰如此卿往不必不全既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乃揮左右稍郤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當為後圖圖之不成死亦未晚遂命勝非以四事約束傅一曰尊事皇帝如道君皇帝故事供奉之禮務極豐厚二曰禪位之後諸事並聽太后及嗣君處分三曰降詔畢將佐軍士即時解甲歸寨四曰禁止軍士無肆刼掠殺人縱火如違依約束即降詔遜位傅等皆曰諾上顧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令草詔邴請上御札上所即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淩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上書詔已遣人持下宣示二兇勝非至樓下呼傅幕屬將佐聞之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傅正彥麾其軍退移屯祥符寺時已未刻上亦徒步歸禁中軍士退去尚喧呼于市曰天下太平矣是時諸門皆傅等以甲士守視不聽人出入方事之未決也康允之奏恐軍士

乘勢攘敓乞出門慰撫乃見傅正彥告以故正彥以一甲馬二十
甲士授之允之周行并衢杭人賴以安堵上既還內宰執從至殿
門朱勝非呼典班高琳附奏今夕宰執內宿上獨召勝非至後殿
垂簾太后見勝非號泣上曰康履曾擇凌忽諸將至於馬前殽喏
武倨坐洗足使諸將立于前此皆招禍之事也勝非曰復擇必有
所求求而不得則怨矣上曰此事終如何勝非曰王鈞甫輩皆其
腹心適嘗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上
曰朕來早不出太后御殿勝非曰來日當降赦盖羣兇既殺王
淵又劫掠意必望赦然他日勢可行遣豈復論此今當召李邴就都
堂草赦庶可共議上曰卿自為之如何勝非曰當宣召學士內宿
今御史臺集百官宣讀一如平日庶群兇不疑勝非又奏母后垂
簾須二人同對臣有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
欲降旨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奏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曰乞自
苗傅始仍與其徒曰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勝非退太后語上曰
賴相此人若汪黄未退事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傅等入對太后勞
勉之傅等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機事賊亦不疑矣　是日上移
御顯忠等宰執百官侍衛如儀內人六十四人肩輿以從傅等遣
人伺察恐匿內侍故也上移御之日趙甡之遺史在十二日庚寅王庭秀閱世録在十六日甲午惟朱勝非
閑居録云是日上幸別宮繼有旨以睿聖為宮名與日歷合蓋自
上移御之後百官未嘗朝至庚寅始往朝謁而外人乃知因誤記
耳日歷云以杭州顯甯寺為睿聖宮按顯甯寺已為尚書省王庭
秀云上出居顯忠寺寺即劉正夫第故閑居録云正夫賜第也伺

察中官事亦據庭秀所録附見

甲申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稱疾不出太后命執政詣其府
勝非乃出是日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
侍十五人餘諸州編置　制曰朕以幼沖之資承傅序之休比者
大國侵凌奄至淮甸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蹕吳江
深慮敵人指為釁隙興師內犯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地上
畏天戒下失生靈發於至誠匪由勸請退避大位傳於眇躬隆祐
太后德厚母儀道侔坤載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
簾同聽政事衆志既定寶祚維新宜霈湛恩以宥多辟可大赦天
下　詔曰王淵身為都統制車駕駐蹕維揚金人輕兵來前並
無措置斥堠不明致倉猝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交結
內侍康履等並已正典刑令尚書省出榜曉諭　以言官多闕命
侍從共舉可為臺諫者二員　尚書右丞張澂兼權中書侍郎
尚書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李邴為翰林學士起居郎張守試
中書舍人仍兼權直學士院太常少卿李陵為起居郎朝請大夫
黎確守太常少卿監察御史王庭秀為殿中侍御史　直龍圖閣
知杭州康允之升徽猷閣待制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加直
秘閣朝請郎兩浙路提舉市舶吳說為尚書金部員外兼提舉
市舶說錢塘人也蒙說之除日歷不載此據王庭秀閣世録增入以無月日因允之遷職附見　朝請
郎兩浙轉運副使范沖守宗正少卿承奉郎添差兩浙轉運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官劉寧止試左司諫二人皆不受寧止歸安人嘗為吏部員外
郎　直龍圖閣王琮為兩浙轉運副使琮初自鄧州罷寓居杭州
至是張澂薦其才而有此命　詔有司月以錢米廩給司馬光之
後　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厚樞密直學士巡幸提點一
行錢粮頓遞官錢伯言並罷仍奪職　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
器械鄜延路馬步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為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世忠此除日歷及碑誌皆不載李陵外制集有制詞按世忠寔代劉光世當在此時今因張俊除軍戎遂書之更須參考　武寧軍承宣使
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為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仍命俊以三百人赴秦鳳二千人付統制官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思恭一千人付將官楊折中留吳江把隘餘令以次統領官管押
赴行在　瀛海軍承宣使附馬都尉韓嘉彥卒謚端節
丙戌常德軍承宣使幹辦皇城司主管禁衛孟忠厚乞裁節本家
恩澤如有夤緣干請並令三省執奏御史臺彈劾以聞太后詔曰
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時外家不任要職亦不干預政事天下至今
歌詠盛德況以凉薄當茲艱難尤宜戒慎仰學士院降詔戒敕
忠厚以下不得輙與朝政交通貴近務循退靜以保家族仍不得
於私第謁見宰執如有職事即赴都堂禀白可令三省以詔書榜
示　是日赦書至平江府禮部侍郎節制軍馬張浚聞有赦慮時
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臣秘閣修撰湯東野遣親官至前路發封

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袖以視浚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浚謂東野第登譙門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内外乃定浚遂走人入杭伺其寔時右司員外郎黄槩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摭亦遣進武副尉魏傳賫蠟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傅等叛逆之詳東野金壇人槩依政人摭頤浩子也　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失青州乃率官吏奔仰天陂寄治士民多從之者

丁亥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杜充為資政殿大學士節制京東西路恩数視執政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東京副留守郭仲荀為昭化軍節度使以登極恩也　趙甡之遺史二人之除在此月庚寅今從會要附九日丁亥

滎州防禦使京西北路安撫使知河南府專一保護陵寢兼控扼河陽楊進為汝州觀察使　進之除日歷不載季陵外制集有制詞首句云朕以眇躬嗣承大統蓋明受罪恩故且附此見仲荀之後當求他書考之其本日　中書舍人沈晦試給事中承議郎李質復為起居舍人　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南夫陞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　御營都統制司參議官王鈞甫為右文殿修撰馬柔吉王世修張逵並直龍圖閣鈞甫見朱勝非問前日樓下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所敎王淵是也勝非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卒無一人能效力者古人言燕趙多奇士但虚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人嘗獻策欲滅契丹今金人所信任多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則先為所取必矣當早為朝廷協力鈞甫唯唯而去　據勝非閑居録乃初九日

事故附於此

江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孫覿撰李謨墓誌曰明受詔赦至建康官吏聞赦皆失色獨呂頤浩怡然自若謨時為江東漕白之曰樞省大臣盡名天下兵以除君側之惡頤浩左右視接以他語謨曰王室在難如救焚之急公不應躊躇在衆人後方議行而張浚檄書至後二叛伏誅頤浩第功進右丞相披勤王之舉張浚唱之頤浩和之二人不謀而同浚平江寔錄亦云收頤浩九日書云云足知非躊躇也蓋頤浩是時未敢誦言誅之故接謨以他語爾覿嘗為頤浩所斥又誌文出于呂氏家破之後是以妄詆訾之要非事寔故不敢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豈肯遽遜位於沖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頤浩即走人入杭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承邁清臣孫甞通判雄州避亂南渡頤浩引用之時有自杭州賫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慟哭乃決策舉兵夜名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為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

戊子名端明殿學士王孝廸為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盧益為尚書左丞後二日詔孝廸益並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卒道宗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西路兵馬都監鄭大年副之孝廸下蔡人靖康初甞為中書侍郎及時再用有進士黃大本者江湖浪人也舊為蔡絛客二兇將遣使朱勝非以金在江北恐挾此而來乃建言未知敵帥所在宜先遣小使會大本上書

求試用乃以為承奉郎假朝奉大夫直秘閣賜金紫進武校尉吳時敏為秉義郎閤門祗候假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並為先期告請使以行朱勝非閑居録云三月十五日二凶堂白曰某等日入奏今納副本余曰聞平江勤王所爭皆曰聞之馮康國來頗知其詳今若往建康諸軍相遇如何二凶不語余問執政皆曰必不靜余曰如此則又是一重變二兇曰若不動江上防秋如何余曰此則已有愚見正要與諸將議定某欲以見任官職乞充都督制使乞于行在諸軍中取二萬人至平江更揀一萬人將至江上于建康上下分布屯守以為藩籬相度事宜徐議行止正彥曰建康用武之地願得從行留苗統制防護行在徐曰公豈可行達來說平江相遇必不靜正慮諸將不相下某獨往必無事二兇唯唯復曰遣使議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雖聞敵砦有在揚楚之間者未知其將何在須先遣小使尋訪報信二兇又曰年號莫須早改人言建炎多盜炎字是兩火況亦只是虛名無甚利害余曰既無利害何必改正恐後却有利害遂退食後與執政聚議因問早來二將白事某應荅無錯否皆曰無錯惟年號事彼似不曉余曰遣使議和雖是樓前假託之言若無以塞之亦慮藉口惑衆今後外名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何皆曰善遂擬定名王孝迪盧益密院准備差使中差小使次日早朝奏陳批旨班退留身奏言昨日二凶到堂催幸建康改年號遣和議使事遣已得旨尚有曲折更合條陳移蹕事已如此荅之彼恐奪其軍必不敢復言年號亦不曾許太后曰再有奏狀方待降出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却恐別致生事余曰賊已無能為反正事今則人人能言之朝夕王世修等來必見底裡惟遣使事極有可慮太后曰豈能便知余曰今敵騎留于江北秋冬必謀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若遣使金必偽許挾二凶之變皆害反正其將奈何太后泣曰老身豈能處置如此難事天若未絕吾宋相公必有謀畫余曰事誠可憂然不必煩涕泣臣曾深慮昨與執政共議託以不知金師所在先遣小使即臣之謀也太后曰吾未曉卿但說余曰所名二使皆在近處見行在親遣事變未必敢來必有辭免遣人來朝廷體同臣當語使方辭先遣小使擇一可委人到江訴呂頤浩等曰朝廷硬差來寔不願往乞留軍中頤浩等必欣然留之如此則名為遣使其寔不行可以杜塞二凶之謀免墮金人之計太后喜曰天生相公救此患難已而盧益果遣人來問名意余諭使力辭孝迪不辭而來依舊除中書侍郎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誠之至平江果不行按此時杭州尚未知張浚舉兵蓋浚亦未以勤王為名而日歷所載孝迪等除命乃在初十日戊子其出使乃在十二日

庚寅又小使乃是黃大年吳時敏亦非胡樞不知勝非何以差互如此　太常寺奏淮禮例當避御
名太后詔曰皇帝御名語稱易犯令太常寺禮官別討論以聞
詔宗室有才能者令三省擢用　趣台張邦昌親屬赴行在　朝
請郎李會試給事中通直郎范宗尹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
宮滕康並試中書舍人會初除御史中丞至是改命李會除中丞日歷不載李
陵外制集有制詞云念此渡江之擾居多戀闕之誠又云思得其人起自廢籍按張澂二月己巳自中丞除執政三月壬辰鄭瑴方
除中丞會除命必在此時但未得其月日當考　秘閣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懬為御營
使司參贊軍事　直龍圖閣王世修對藳前　是日御營前軍統
制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張俊以兵至平江府俊初屯吳江縣傅
等以其兵屬趙哲使俊之鳳翔此月甲申降旨會統制官辛永宗自杭棄

小舟至俊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俊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詣張
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籌畫至是俊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平
江人大恐會浚被省劄召赴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
衣起坐不能久持頃之湯東野倉皇直入浚問知其故浚知上遇
俊厚而俊純實可與謀事諭東野亟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語俊
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稷言未訖泣數
行下俊亦大哭浚諭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
以機術勿令驚動官家浚哽噎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為浚言
傅每事取決王鈞甫馬柔吉傅素乏心機而劉正彥輕踈聞公舊
識鈞甫乞先以書離間二人然後徐為之計永宗道宗弟也浚用

其說即同趙哲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浚以蠟書
諭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俊先遣精兵二千扼吳江
己丑制曰朕以眇末之資膺付託之重隆祐太后仁施四海德盛
三朝恭請垂簾同聽政事揭日月有臨之義式符久照之明合天人
並受之功更保無疆之歷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為明受元
年先是王世修見朱勝非勝非諭曰國家艱難可謂功名之秋古
人見機而作能易亂為治轉禍為福在反掌間耳亦有意於此乎
世修喜曰世修無意從軍因循至此朝廷若有除授固所願也
勝非曰尋常等級序進所以待常士若能奮身立事雖從官可即
得世修益喜於是為之往來傳道會傳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
建康勝非留身太后諭以二事勝非曰移蹕豈可遽議金近在江
北沿江皆未有備秀水閑居録十三日余留身奏曰六人者已引偏奏對何如太后曰問勞勸勉皆如卿言苗傅劄子乞改年號劉正彥劄子乞移蹕建康待降出文字余曰移蹕豈可遽議金人皆在對岸沿江並無准備臣前離平江有兵四千餘人不敢擁兵赴台並留與張浚後來王淵歸却令張浚去將得千餘人去余聞呂頤浩張浚糾集勤王兵馬即是此數更有續添人如劉光世部曲共不過萬人此時正賴他外援啟勢苗傅等一軍恰有二萬五千人在杭州歇泊日久舟檝器械甚備若移蹕相遇必致交戰萬一勤王以人少不利則賊勢益張既在道路姦謀叵測按此時馮轓未至行在呂頤浩張浚奏疏亦未到蕉浚雖密有此意猶未致誦言誅之杭州何以遽知恐勝非所記不審
太后曰何以却之勝非曰俟降出文字朝廷且與判狀徐議區處
可也后曰且審慎處置此是第一次理會事勝非曰臣近款二凶
愚無英氣鈎甫世修皆有悔意未敢深詰但以利動之約其

再來后遽曰如何勝非乞屏左右后曰惟張夫人在此朱勝非問何
人后曰張夫人年高習事官品亦尊嘗教哲宗道君讀書朝廷文
字皆經其手禁中事莫不預知即令往來睿聖宮卿但奏事勝非
曰主上反正已有端緒二凶之力至此極矣向張逵建議誘說諸軍
掠取王淵及諸內臣家人人可以致富及犯悖之後所得不副所
聞人有悔意數日來小校有適去者此皆傅所親統領官張昕言
之乞因張夫人密奏主上昕秦州人夲王淵部曲後在傅軍中以
正彥手殺淵極銜之秀水閑居録云臣期以旬日復辟必有次第乞因張夫人密奏主上按此時凶焰方
張外兵未集恐未可期以旬日或不是此日所奏今且附此更須詳之也又二日傅正彥至都堂申言
二事勝非以移蹕為不可秀水閑居録載勝非語二凶恐與平江勤王所兵相遇事已見此月初十日戊
子注按此時馮轓方持書至行在張浚等亦未以勤王所為名疑勝非論二凶不在此日今且削去俟考傅趣遣使勝
非曰已議定朝夕行傅曰人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早改元勝
非以奏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若全然不從恐別生事會世
修再至勝非與語因論二將所陳如改元等事未得請頗以為言
語未畢內批傅第三奏云可改元明德或明受勝非以示世修曰
已從請矣世修曰乞姑留此奏明曰降下俟還軍中為言已諭改
元事庶於世修無疑勝非以為然至是降制勝非閑居録載內批于十六日又云後兩
日改元而曰歷槩之十一月己丑不知勝非何以差互按史今年三月小盡而勝非閑居録張浚復辟記皆作三十日書之是以多
參差不齊今以諸書互考槩其的日但日歷于己丑既全載詔書而十八日丙申又書改元明受郤是據閑居録所云其重疊差誤
如此
保靜軍承宣使樞密都承旨邢煥告老六章上詔煥提舉萬

壽觀見煥罷日曆不載附傳云明受改元六上章求致政不得其本日故因改元附見未必在此日也朱勝非閑居錄三月二十一日馬廣除都承旨煥之罷必在此前當求他書附其本日既而煥復求去改提舉江州太平觀煥遂居忠州　遣奉議郎通判湖州張濤賫詔書撫諭江浙壽不受　中書舍人黃唐傳罷為徽猷閣待制奉祠　入內東頭供奉官馮益幹辦皇城司日曆紹興三年二月一日皇城司奏契勘辦皇城司馮益于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供職十一日己丑也故附此但未知苗劉擅命時益何以得之當考　尚書禮部侍郎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言臣伏覩睿聖皇帝親筆伏讀再三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固為得策然臣自有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沖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世伏乞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靜江左如此則於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下有司率文武百僚祈請施行臣契勘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他事併乞睿斷詳酌施行先是苗傅等以省劉趣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浚戒湯東野趙哲各密具奏稱金人未盡退及蘄賽之衆窺伺平江若張浚朝就道夕敗事浚亦奏令張俊人馬乍回平江人情震讋若臣不少留彈壓恐致敗事浚欲奏請上復辟張俊辛永宗趙哲共議恐傳等自疑罪大不容別生姦謀請以計款之浚用其策自題發奏狀并以其副申尚書省乞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又以手書遺傳正彥言太母垂簾皇帝嗣位固天下所願向所慮者宦官無知時撓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惟睿聖退避一事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浚愚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之前密州州學校授部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顧公處之何如耳浚曰張俊指天誓地願以死報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茲事然呂樞密屯兵江寧其威望為人所信向且通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軍鎮江兵力強捍謀議沉鷙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彪曰兵貴神速呂樞密在數百里外奈何浚曰呂樞密睹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難必先衆倡義而起何患不速　是日呂摭書至江寧頤浩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臧梓勤王記云發書張浚劉光世韓世忠約起兵按俊以初十日至平江府此時頤浩在建康未必知其來兼世忠在山東潰散未還不應與之相約今但云約諸大將庶不失實時議論不一人情洶懼江寧士民知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浩起兵議留頤浩頤浩乃檄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楊惟忠留屯江寧府以安人心且諭惟忠以傳等計窮恐挾至尊以適由廣德渡江當日夜為控扼之備惟忠以為然

庚寅百官朝謁於睿聖宮　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武當軍節度使起復清州觀察使御營使司副都統制劉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傳之制曰憤嫉姦慝大刑既正扶獎阽危嘉績遂書於廟社正彥之制曰屬邊隅之震擾慨國步之阽危首陳大義之公亟斷巨姦之戮刑章昭著國祚安安時學士李邴與中書舍人張守並直禁林然大詔令多邴所草也　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奉國軍節度使劉光世為太尉淮南制置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為慶遠軍節度湖北制置使傳正彥素憚劉光世又知其與韓世忠張俊舊不平欲間之使為己用而瓊素跋扈至是乃引兵屯淮西故首擢之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節制江南東路軍馬楊惟忠加檢校少保呂頤浩赴院供職命頤浩以其兵屬惟忠　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軍軍馬張浚試禮部尚書以所部赴行在　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湛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湛與二兇合領中寨於宮門前建請除執政侍從外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呵問人皆畏之殿中侍御史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庭秀再上疏言於朝由是少戢　光祿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黃
潛善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並責祕書少監潛
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　置行在都茶場出賣茶引紹興二年閏四月又置務于建康
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
建康府呂頤浩言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
二十餘年基禍流毒遂令賊黨為害近聞將相大臣勦戮內侍誠
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怨怒之氣但方今彊敵乘戰勝之威諸
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
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
帝位親總萬機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
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
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臣年六十疾
病衰殘目覩今日之事寔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
血兩淚而拜封章伏望聖慈俯賜聽納仍傳檄諸軍將又遣其屬敕
令所刪定官李承造至鎮江趣劉光世起兵承造承邁弟也先是
張浚欲遣辨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之集念無可以
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轓素負氣節聞之慷慨請行且曰事
成預竊名不成不過死是日頤浩所遣書至浚發書知頤浩已有
定謀復大喜再發書報以所部軍馬數及舉事次叙浚知傳等所
恃獨赤心軍會燕人張斛與其弟嚳自傳軍中間行至平江為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此軍無負朝廷意特王鈞甫以術驅役之然斛觀將士之情往往惴恐非堅附苗劉者二賊聞風聲鶴唳皆以為大兵至安能成事　初上既渡江同知西外宗正事士從自高郵軍招潰卒屯興化縣時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裴廩薛彥國在一洲上士從招二人為參謀官言於朝乞假江淮制置使上從之士從聞高郵賊李在往楚州遣統領官不測乘虛掩襲至嶽廟下遇紅巾百十皆殺之取其衣偽稱在黨行至草市行伍不整讙噪殺人在覺之出兵迎敵不測僅以身免　晉寧既陷金人返軍趍鄜州權鄜延經略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鄜州

辛卯張浚遣馮轓赴行在浚為咨目具以請主上親總要務事稟固執兼致書馮柔吉王鈞甫大略云浚與二公最厚聞苗廣道劉子直頗前席二公事每計議而行今日責在二公浚初聞道路傳餘杭事不覺驚疑繼聞廣道子直實有意於宗社大計然此事不反正終恐無以解天下後世之惑浚遂備奏兼檄報諸路且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時傳以堂帖趣張俊赴秦州任命趙哲領後軍哲不敢受又以付統領官張思恭浚召思恭審問思恭言惟張俊總此軍日久思恭豈能從人為亂浚皆令具以報是日張浚檄至江寧

壬辰右諫議大夫鄭瑴試御史中丞瑴當面折二凶朱勝非言於太后故有是命朱勝非閑居録十五日晚朝留身奏言自事变以來今十餘日能為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郎直學士院李邴諫議大夫鄭瑴邴舊為內翰今乞再除瑴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為可復奏曰遭此異變士大夫在朝廷者固是不幸然須嵗恥奮忠義共濟艱危如中書舍人林遹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坐視成敗是何用心臣所以欲稍遷二人以為激勸按日歷邴初六日已先除學士與勝非所記不同未知孰是徽猷閣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楙為翰林學士楙不受　尚書刑部侍郎衛膚敏移禮部侍郎膚敏至杭州已屬疾聞變慟哭舟中即請老不許請就醫秀州許之　大理卿商守拙試尚書刑部侍郎起居郎季陵試中書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葉三省為起居郎朝奉郎袁植宣教郎張延壽並為監察御史植正功兄宣和中嘗掛冠去至是復用日歷不書植自何官除御史馮檝諫議集有代植與李成書云植無狀之迹前次姦邪用事時固當休致矣昨自休致中蒙恩再除監察御史云云正功已見二年七月延壽舒城人也是日又除劉範殿中侍御史陸震施坰左右正言未見前衘俟考按日歷及後省題名三省以今年三月除左史明年六月罷而李陵集繳梁楊祖發運使除命奏狀乃云起居郎綦崈禮兼權給事中不知左史何以併除三員崈禮今年七月除中書舍人後省題名乃畧不載全不可曉　中書舍人林遹充徽猷閣待制在外宮觀遹閩縣人二凶之亂遹首請納祿故有是命遹除中舍及罷日歷皆不載後省題名書罷不書除以未見本日故因李陵除命遂書之按朱勝非閑居録論遹杜門不出即是此日不知何時得祠也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王彥致仕彥疾愈自真州渡江苗傅等以彥為御營司統制彥曰鴟梟逆子行即誅鋤乃欲汙我即稱疾力辭不聽彥乃佯狂乞致仕許之　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疋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紹興二年五月甲申所書可參考　御營都統制司參謀兼提點選鋒軍馬王鈞甫

請令江浙四路分造弓弩共二萬枝赴行在先成者推恩從之
初命尚書右司員外郎黃槩為直龍圖閣四川水陸制置發運使
專一總轄上供錢物置司遂寧府以四川名使始此至是槩發行
在（縣此除日歷不載王剛中續成都記云建炎三年三月黃槩除四川都轉運使而無其日馮檝臨安錄云十五日黃槩起發赴四川都轉運使故且附此當求他書參考）制置使劉光世遣丹陽知縣如江寧報
季承造之約漆差兩浙轉運判官劉寧止自常州至鎮江自鎮江
至江寧議勤王事　是日張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
命且遣傳等書云朝廷屢差官交割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
事不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率強悍捨俊無以彈壓欲
疑賊使不致疑

初江淮制置司前軍統領官王德自真州渡江入江寧府有衆數
百復渡江至和州會閤門祗候張昱自陝府棄城引兵南走知和
州張縝聞昱至大懼德曰此易與耳是旦昱率其親兵犯西門以
入德與其弟青挺槍刺昱墜馬殺之盡降其衆
甲午太后詔曰吾以菲德託于東朝同聽大政蓋順權宜義非獲
已今大臣乃以吾逮事泰陵於屬為尊欲加吾以太皇太后之號
蓋名有循而失實禮有變而從宜今外侮憑淩國勢削甚顧茲不
德損之又損尚懼無以荅天心定民志豈可用承平故事以自尊
大三省樞密院其明諭吾意勿復有請　詔文書應奏者並避隆
祐太后父名　貶內侍官曾擇等于嶺南傳使人捕得擇等詔貶

擇昭州藍珪賀州高邈象州張去為廉州張旦梧州先是御史中
丞鄭瑴言臣竊惟黃門宦官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
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不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
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民受禍于下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力不能
勝然然後羣起而攻之衆怨所集故其被害亦莫之救皆其自召
之也本朝懲歷代之失祖宗以來不任以事崇觀之間始侵事權
搖毒肆虐天下不勝其忿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建炎
以來此徒復熾睿聖皇帝倉皇南渡江北生靈莫知所歸扈從之
臣涕泣扣頭流血乞權駐蹕鎮江會兵聚糧以援淮甸以渡兵民
睿聖俞允羣臣鼓舞方分事以治之際內侍陳恐動之言即時南來
官吏兵民顛仆道塗江北之民庶號天無告怨怒所鍾駐蹕未安群
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陛下即位之初太后垂簾共政當原宦侍
所以招禍之由庸革前弊蠲汰而清除之然後內外協安伏望聖
慈特賜睿旨凡內侍之處大內及睿聖宮者並令選擇純實謹愿
椎朴之人勿任其事惟令掌門闌備掃除而已官高職隆曾經事
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輕者補以外任俾無浸淫以激衆怨則
賞罰之柄自朝廷出而國勢尊矣仍告諭都制統官苗傅等自後
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他有犯當具申朝廷付之有司明
正典刑所以昭其尊君親上之禮而全以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
中不出擇行一程傳復追還斬之曾擇等行遣日歷不載今以王庭秀閱世錄修入庭秀時為臺

官必得其寔也録以為三月十六日事故附于此日歷鄭穀奏疏亦在十六日當是穀知擇等被執而上此疏也趙甡之遺史載此事于初九日丁亥恐悞是穀未為中丞若擇等行遣果在此前則穀疏中不應又有屏之遠方之語今並繫此庶不牴牾按此史亦繫

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詣都堂欲分所部代禁衛守睿
聖宮尚書右丞張澂以為不可固止之傅等又欲挾上幸徽越
朱勝非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傅乃已時傅正彥日以殺人
為事每至都堂傳呼滿道從以悍卒行者皆避之馮轓再見傅正
彥于軍中從容白之曰轓為國事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軍之命
願一言而決今日之事言之觸怒立死于將軍之前不言則他日
事故愈大亦死于亂兵之手等死耳孰若言而死使將軍知轓非
苟生者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不可誅鋤誅必受禍東漢末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可考而知也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
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於襁褓之子且前
日之事名為傳位其實廢立自古廢立在朝廷不在軍中二公本有
為國之心豈可以此負謗天下少頃傅按劒瞪視曰金人之意在
建炎皇帝令主上當極太母垂簾將復見太平天下咸以為是如
張侍郎處侍從嘗建立何事而敢梗議轓曰太母深居九重安能
勤兵與金從事天下自有清議太尉幸熟思傅益發怒正彥見轓
辭色不屈即與王鈞甫馬柔吉引傳耳語遂諭轓曰侍郎欲復辟
此事固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翊日郎遣歸朝官宣義郎趙休與
轓偕還遺張浚書約浚至杭面議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以

勤王兵發江寧初傳等以詔名顚浩赴行在命以所部付楊惟忠呂顚浩知其意才以羸弱千餘人授惟忠自將精兵萬人討賊至是發江寧而府中揭榜尚空年號按顚浩以師守赴行在故仍當是漕臣攝府事未知即李謨否建康知府題名中不見俟考其屬請以旗行顚浩不許但與其從子擢俱使掌文字之職顚浩躬擐甲胄援按執鞭誓衆士皆感勵師次句容驛顚浩援筆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諭縣令採石刻之以堅將士之心先是張浚三遣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江趣之光世不報是日張俊被朝旨領張俊人馬從浚所請也節制司幹辦官楊晟惇請多出文榜開諭杭州軍民使之自新浚從之

初保義郎甄援在城中竊錄明受詔赦及二兇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為邏者所得苗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為宗社立功柰何斬壯士傅嫚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於外顧責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更衣踰墻而出至是見張浚于平江援詭言嘗更服見睿聖皇帝于別宮上謂曰令曰張浚呂顚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早來詞旨甚切浚徽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慟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為說詞諸將人人自以為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繇是士氣甚振援事迹云劉苗之變經三日援遇馮轓于市謂之曰今亟焰方熾公以衣布掉三寸舌忠則忠矣恐力不能回徒死無益援將連衡

外援迷趁近境使知有所畏然後公以大義責之庶其悔禍自請反正轄深然之遂握援手至舟中酌酒而別按二書以三月癸未作亂後十日轄乃至杭中此時援已被拘矣況轄是館馬柔吉所亦不在舟中援所記本末如戰國說士之辭恐不能無飾說今不盡取平江寔錄援至平江寔錄援至平江在十七日乙未而援事迹在甲午今從之

乙未責授祕書少監衡州居住黃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除授中奉大夫錢伯言責軍器少監分司澧州居住祕閣修撰江淮發運副使呂源除名邵武軍羈管時御史中丞鄭瑴論潛善與汪伯言均於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南伯言與黃願皆棄城源與梁揚祖皆擁兵而遁今願羈管揚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故有是命言者論伯言未已遂責海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伯言永州之貶日歷不書此以紹興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刑部檢舉狀修入按伯言乞宮祠狀稱明受年兩刑部檢舉以為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止所奏擾日歷寧止此月甲申已除左司諫或是未遭變時所奏後來檢舉行遣亦未可知以不見本日故附此當考通議大夫黃潛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道州居住以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論其賣官售寵也　詔申嚴諸路民兵火甲之令以廸功郎吳樞薛倞言其可以備盜也仍令提刑司點檢　是日呂頤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乃大哭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浚以身任之願公毋憂世忠欲即

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熊克小歷云始王淵識韓世忠於微時待之絶等至是世忠會發討賊尤力按世忠雖王淵舊將然其人忠誠再著故首有便去救官家之語及臨平之戰身在前行皆緣國事非但感王淵疇昔之恩而為之復讐也今不取賊張彥寇和州統領官王德聲言往廬州即日進發行三十里彥衆稍息飲酒大醉德同知之率數百人經入彥之衆不能執戈彥與數十騎遁去至宣化為人所殺德又并其軍先是朱勝非在於平江嘗以蠟書招德劉光世又以告身數通及所被服戰袍細甲等遺之德遂將所部自采石渡江光世得之其軍復振朱勝非閑居録云劉光世下統制官王德張和尚二軍合攻和州城垂破蠟丸先至德軍是夜德併殺張和尚而歸林泉野記云金人陷揚州光世兵潰至建康止百餘人德引衆四百至和州時張育據城以檄招德德不肯應育率衆來攻德德盡以兵伏草中育至無所見往來提點德與弟青王世忠躍出斬具首餘衆請降德入城撫育家室及諸賊將皆如親舊莫不歸心俄而賊張和尚來冠致書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我未復讐德以書譬釋不聽乃斬育家人遣送其首又曰此是育一家耳必盡以育一軍首來乃退德集諸軍告之故咸願死戰賊敗和尚為鄉兵所殺盡降其衆德乃引所獲兵十萬濟江見光世分為六軍軍聲復振此所云與閑居録全不同野記所稱張育即前知慈州張昱也張和尚即張彥也按劉光世部曲雖散恐不止百人而德所降亦安得有十萬今並削去庶不失寔遂趨平江以德為前軍統制光世因言苗劉逆狀德曰救亂之軍當百舍一息請先率輕兵由桐川趨餘杭出其不意則擒二賊易於反掌光世以諸帥之議已定遂不從

丁酉馮轓與趙休偕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干戈傳等當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郎欲携親兵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

告以賊知主盟在公勢必加害願勿聽呂頤浩劉光世書至皆報以軍行　是日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共扼其險要先是文林郎監常州倉趙雋之聞變請於杞率宗室數十人詣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團結兵民勤王子璘不從事遂止杞因命雋之措置大軍錢粮以竢頤浩（趙雋之事以紹興四年六月丙戌嗣濮王仲湜所奏修入）

戊戌御營平寇前將軍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初苗傅聞世忠自海道還以都統司檄命世忠屯江陰世忠至平江即詭為好詞報傅以所部殘零人馬不多欲赴行在傅大喜許之是日張浚大犒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衆皆曰我順彼逆浚曰若迷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顱歸賊聞以觀察使求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衆皆諾初沭陽之潰世忠部曲皆散幾不能軍浚以其兵少命前軍統制張俊以統領官劉寶二千人借之（平江實録云世忠軍先發更益以張俊甲軍千人而世忠碑云張俊遣兵三千人勤王二書不同今從勤王記朱勝非閑居録亦言韓世忠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却于張俊處借得雜兵五千七百人恐非其寔）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千里甲士盡載其上軍勢甚振浚慮傅等以偽命易置乃令世忠偏將張世慶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

己亥募民入錢五萬緡補通直修武郎用兩浙轉運副使劉誨請也　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復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充樞密都承旨兼知鎮江府疏條畫防秋事畢之任先是朱勝非
令廣至傅正彥軍中察人情向背故復用之　是日張浚復遣馮
轓入杭移傅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先是傅又遣浚書云朝廷以
右丞侍侍郎伊尹周公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
書曰自古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宮
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子若孫年長以賢固託以政事使之利
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
是霍光之任是也若不然則謂之大逆族矣凡為人臣者握兵在手
遂可以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而今建炎
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於天下一旦遜位似非所宜浚豈不知
廢置生殺二公得專之蓋其心自處已定言之雖死無悔嗚呼天
祐我宋所以保佑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則金人欽畏而不敢拘
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屬天之所與孰能廢之顧二公畏天順
人無顧一身利害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
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託他詞未敢
誦言誅之傅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始悟見討奏請誅
浚以令天下始張俊所部統領官安義陰與傅合欲代俊而奪其
兵乃斷吳江橋以應賊浚即令韓世忠屯秀以伐其謀世忠至秀
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先是秘書省正字馮檝當與
直龍圖閣黃槩軍器監葉宗諤密議欲說二賊令自請復辟宗諤

以為然因市小舟欲見浚於平江而不得出有承議郎直秘閣范仲熊者沖之子也嘗為河內丞陷金得歸舊厚王鈞甫馬柔吉二人諷顏岐薦上殿除吏部員外郎檝問仲熊以鈞甫柔吉之為人仲熊曰鈞甫疎柔吉直檝曰因此說二將可乎仲熊曰軍中氣盛未可庚子檝再扣之仲熊曰可矣近日遣人出問卜是必有所疑也

辛丑內降詔書畧曰永惟內禪之初恭奉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宗社安危輕易以感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師士民各宜體悉期救無虞傳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是詔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為定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浚詿誤故有是命此以日曆及張浚復辟記林泉野記參修詔新除禮尚書張浚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令平江府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太母忽遣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郴州安置上方啜羮不覺覆羮於手初傳得浚手書即請絀浚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於五六及是傳等至都堂見勝非且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如呂樞密則曉事意欲殺浚勝

非見其悖其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頤浩必無事矣傳意稍解遂有郴州之命朱勝非閑居録三月廿十日上下人情翕然和同軍民皆言當及正二十一日王世修至云軍中已定便可下詔余曰事固定亦當速為之然迎請車駕須有禮儀及奏章書詔之類先與執政定議又須擇一吉日大抵事垂成當因急而外示閑暇公自此每日來相見余恩之二凶雖已聽順未嘗于都堂顯白指揮迎請合有章表二凶亦須自作一狀語執政皆曰善方議擇日忽平江傳檄指名二凶之惡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凶得之忿怒蓋自遣變故五日而得鈞甫八日而得世修半月事定二凶雖不敢違中心不無疑懼洎得此檄便作事端欲遲留迎請大事六人相從出檄文曰集等前日之請欲和金人以息兵革本期人使回見得敵情如何別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方聽朝廷指畫今勤王所傳檄直以某等為逆賊寔不能堪欲率本軍徑至平江與諸人理會了却來迎請庶顯本心及欲先作一檄以荅之傳聞勤王所于民間率斂錢物不可勝計以犒設為名恣行分受朝夕飲會無憂國之心既言大軍已集何不來韓世忠向自江北敗歸部曲無百人郤于張俊處借得雜兵五六百人作前軍來秀州意欲反正後自以為功掩其前過今已多日恐人議論故作此檄且做行遣又聞此檄出張浚之意辭氣忿戾與常日不同余大駭且難為荅辭況思而諭之曰公等方以此檄為非郤作檄文報荅朝廷在此而軍中以檄相罵國亂可知矣二統制可謂名將世家與起行伍不知事體者不同先太尉所為各如何能遵家法即是報國二凶稍有悅色傳曰乞朝廷回此檄余曰何必回既知是張侍郎之意渠便可罷以兵柄付呂樞密必無事矣世修進曰檄文詆罵寔不堪朝廷若行遣張浚為軍中雪耻勝如荅檄文也且呂樞密極曉事又是執政官余曰今晚奏太后取旨行遣于是衆退晚朝具奏太后亦大駭曰事已成觸動後怎奈何批旨罷張浚禮部侍郎按此時平江未有檄書當是傳等得浚二十一日所遣書有大逆之語而為此說也世修所謂呂樞密曉事者蓋呂頤浩奏牘中深斥宦官之罪故有此言若檄書則頤浩為首無由罷張而稱呂勝非所記必誤張浚復辟記云傳等得臣責問手書立乞誅臣以令天下宰相朱勝非力沮其事至于五六遲留凡七日始有郴州之命此得其寔但以日計之亦復參差今且删潤修入鄭瑴章疏亦稱浚坐私書被責與復辟記同今附在後

初傳正彥曰至都堂議事御史中丞鄭瑴奏疏言臣訪聞朝廷近日差除行遣多出

御營都副統制苗傳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昔王

淵康履之交結黃潛善汪伯彥之自謀皆以謂舉天下不能動搖
殊不知人怨神怒禍變之起易于反掌今廟堂之上請託干與行
而不疑者必以謂兵之強足恃是未之思也嬴秦王莽非不強也
陳勝一呼秦不及支昆陽一敗莽卒授首其足恃乎祖宗之德澤
垂二百年今雖潰兵散卒為盜未有一民奮臂其間者戴宋之德
不可忘也惟順民心共尊王室乃可長久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
私請干與朝政先是傅使其黨建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名行下蓋
欲言者懼二凶不敢斥言其罪數疏入不出數見太后請降付三
省后乃出其章示傅正彥傅正彥銜之（按數此疏以甲午上未知何日降出今因論張浚事）
（附見）及是又請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太后令數至都堂與
宰執議朱勝非等唯唯數再上疏言浚特以私書與傅正彥往來
切磋而為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日曆
載此疏于十六日甲午尤誤）不報數遂遣所親奉議郎謝嚮（嚮初見二年七月丙戌）變姓
名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令遲重緩進使賊自適無致城中
之變浚然之或曰乞露名行下臺章時人以為范仲熊請也（王庭秀閱
世錄云仲熊與王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皆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寔與聞按仲熊嘗為朱熹所取恐必不然以馮檝臨安錄考之仲熊固與軍中迹熟然必不至與其逆謀今不取）
御營都統司統領官苗瑀參議官馬
柔吉以赤心隊及王淵舊部精銳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兵（朱勝非閑居錄
云十六日王世修見余于私第詰旦早朝留身且奏世修語是日午間二凶到堂曰聞韓世忠領千餘人來秀州出言不善余曰出何言二凶曰欲屠戮杭州一城人今欲遣統領官苗瑀將三千人拒之于崇德縣余曰瑀是何人傅曰舍弟見充軍前將官極驍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日不伏世忠願去對敵設使交兵必擒世忠來余大笑曰公等何言之誤也世忠誰家將所部誰家兵豈可苟聽少年輕銳之言而不顧國家大利害乎平江勤王兵馬甚盛聞此中寧靜朝廷經畫軍中聽煩故遲遲其來借使瑀能勝世忠大軍必繼進彼此疑但玉石俱焚矣少頃瑀至問何故欲出兵為國生事瑀曰世忠何日揚州統兵四萬餘人運粮十餘萬石軍戰馬往往奪去行至淮陽軍聞金兵南來不戰而潰近日將四千餘人自蘇州界渡江來敗事如此自當誅戮尚敢妄言毀辱諸將瑀寔不平欲往擒之余曰國事既平方可正罪彼方稱勤王遽遣兵擊回即賢先有罪矣瑀曰若突至城下豈不驚擾余曰朝廷當任責賢與慮左右報已廹晚朝遂揖退按張浚復辟記世忠以十八日丙申至平江二十一日己亥起發而已於十七日聞世忠至秀州必誤記疑勝非與二兇詰難不在此日又勝非既不許其出則瑀與馬柔吉何以復在臨平此事當考然韓世忠扼秀州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沮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三宮聖駕浚書名張俊亦書名募人賫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傳等因大軍之入或有他變書皆未達　是晚馮轓至臨平馬柔吉見之曰君尚敢來邪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轓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轓俱縋入城翌日與傳等議于軍中王世修不可欲拘轓不遣浚繆為書遣轓云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睿聖皇帝事反復數百言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輕易未識體察否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終歸二公無使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傳初謂有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轓由是得免壬寅尚書左丞盧益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初議遣益出使朱勝非諭使力辭遂有是命益行述云時政

府欲損禮求和於金益奏如封冊正朔之文割地稱臣之禮犒軍歲幣之數建都屯兵之所事大難悉從願據形勝嚴守備為自治計庶中興之業日隆而將士之體不解執議不回因責授梅州安置翌日上省察復其官熊克小歷附此事於益初罷政時而日歷無之李陵外制集又有路允迪責授散官英州安置制詞畧云習知敵情嘗講和戎之利往將使指庶收存魯之功豈謂肱股翻成項領未知此時否今並附見當求他書考證之

詔募人尋訪登聞檢院御封函以渡江遺棄故也廸功郎吳若言今渡江而東敵勢方張天未悔禍借有韓白之勇決蕭張之沉鷙亦未可遽為進據中原之語惟當行沮江固守一策耳江之衝莫如木柵可以速就侵水際一二丈以大木為柱而銳其上小木支撐交格乎其間銳上則敵不能踰支撐交結則我於其內可以施弩而敵不可入侵水際一二丈植之則渡水登舟者無所措其手足且木雖大小相格而勢則不相並順風縱火者所不能焚辟木植立相扶砲車所不能壞更使隄踰於丈則敵之長槍俱廢矣但須沿江可渡處一一為之只此一事當則浙西民力十分之一乞毋暴其說先遣使泛諭民出財助國財既入則官自募工庀材而急成焉詔沿江諸州相度尋以若為承奉郎若初為諸生嘗勸張邦昌使諫上皇以花石之擾邦昌不聽乃言於邦昌之夫人鄧氏鄧氏愕然曰吳郎風邪何忽如此靖康初除太學正上疏論宰相吳敏徐處仁之罪坐斥去及是以與邦昌連姻故召（若初見二月戊午其改官未見本日今附書之熊克以若為晉陵人趙甡之遺史云）

是日呂頤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熊克小歷云頤浩至平江府兵凡三萬人誤也今從臧梓勤王記）至平江之北四十

五里張浚乘輕舟迓之道遇小舟得郵同昇人發封乃浚郴州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廷趣起行在為我申即日起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曩諫開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之漕輓幾陷窮邊之域近者倉卒南渡舉室幾喪今日為社稷死豈不甚快耶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於舟中草檄而浚為潤色之臧梓勤王記頤浩以己亥至平江之北庚子至平江張浚復辟記頤浩以二十四日宿平江之北二十五日至平江二書不同凡差三日梓所記恐誤按梓序云以頤浩私記事跡并張浚李承造郎彪勤王記參照編類內有日月差異處親稟頤浩得其次序然今以諸書互相參考則浚責郴州之命在二十三日辛丑若頤浩果以庚子至平江則浚責命尚未下安得舟中已見郵筒也今從勤王記初苗傳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傅曰今當啟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為矣此以勝非閑居錄修入但閑居錄繫之十七日恐誤今依日歷附二十四日壬寅日歷稱世忠妻在杭世忠使人召之傅不與張浚復辟記云傅質世忠家屬以太母命遣其妻往世忠所囑之還朝二書復不同以事考之勝非所記當得其寔今從之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予甚渥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陛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傅等遣使以麻制授世忠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械以送獄馮轓又說王鈞甫曰此

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為然　五丈河舟師邵青素為盜甚得其徒之心亂後聚舟往來淮上至是入泗州城掠其金帛而去青濟南人也

癸卯太后詔睿聖皇帝宜稱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都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轓議復辟轓知其可動即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嘗受淵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時有持服奉議郎宋邴等數人上書亦知轓意朱勝非令轓與彥傅正彥計之傅正彥許諾即日遣張逵與轓詣都堂勝非猶疑之未敢應劉正彥王鈞甫聞之趣傅詣都堂見勝非鈞甫與馬柔吉佐其言勝非大喜答以二太尉有意如此宗廟社稷之幸勝非晚朝遂以太后命召傅正彥鈞甫轓同對傅正彥言今日之事安國家卹生靈禦強敵若便此三者臣萬死不辭鈞甫言傅正彥忠有餘而學不足轓奏言如對勝非語又請褒傅正彥如趙普故事太后勞傅等且許之少頃趣召百官宣太后詔畧曰敵人以睿聖皇帝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宜稱皇太弟領大元帥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此詔語據王庭秀閱世錄）制出在庭愕然御史中丞鄭㲄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欲留百官班論之而臺諫惟㲄等二人遂不果時大雨百官冒雨朝上于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宮勝非等奏事議論幾數刻上曰必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
哉張浚退謂苗傅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王世修亦以為然傳遂
易初議張浚復辟記云二十六日集百官議在烈無不鼓舞是日遂降詔四月一日復辟臣謹按王庭秀閱世録二十五日
集百官宣詔翌日乃用庭秀等言改為處分兵馬重事二書不同
是時庭秀為臺官其所記必審今從之閱世録又云宣制畢乃朝
睿聖宮而趙甡之遺史云百官朝睿聖宮請復辟案既至宮乃請
上為大元帥及宣詔百官失色臣謹按鄭瑴奏疏云昨日宣示詔
書班退詣睿聖宮云云與庭秀所記合今從閱世録進士馮轓特補奉議郎守尚書兵部員
外郎賜緋更名康國康國補官日歷不載李陵外制集有制詞朱勝非閑居録云三月十四日張浚在平江遣
進士馮康國特奏并申都省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金朝康國參
曰本蜀人張侍郎相從多年今衆勤王所差賫奏狀余曰想見平
江傳報不一今得賢來見城中次第可以歸報翌早簾前留身奏
言張浚遣進士馮康國特奏狀來太后曰已見狀申無事昨夜降
出余曰奏狀固無事意欲令康國偵伺城中浚僚屬甚多不遣遣
布衣來且康國自言與浚皆蜀人相從日久或欲成就官爵耳太
后曰有何功勞便要官爵余曰昨夕思之賊氣已讋大事有緒所
之者英威正當張大外援今召康國引對太后面加慰勞優與恩
數二凶知外援之盛康國回賜浚優詔使平江知時事之順中外
合勢事乃易圖太后曰與何官余曰乞授通直郎仍除郎官賜緋
章服太后曰甚好明日引對卷與之除兵部員外郎遣回按此所
云則康國除命當在十六日也是時大事未定安得便除害馮檝
臨安録云康國奏知太后大元帥事記有旨除郎官此得其實蓋康
國兩至杭州其引對除郎在再來之日而勝非誤記於初來之時
耳熊克小歷繫於十四日壬辰蓋承秀水録之誤減梓勤王
記云四月壬子進士馮轓授京秩此尤差誤今並不敢秘書
省正字馮檝至都堂見朱勝非言聞大計已定士大夫皆能言惟
恐軍衆尚有疑阻勝非曰何自知之檝曰適計耳欲入其軍傳道
朝廷之意以諭衆勝非曰大計已定諸軍初無疑阻若擅入營寨
生事當收君下獄檝懼而退復因康國求至平江與張浚計事勝
非不許自當收君下獄已上並據勝非閑居録修入檝所著臨安録云檝說與康國昨日請為大元帥已移得兵權固善矣

然名尚未正并猶在磨聖宮何以我與你同往說賊復辟我有策
可以回之康國曰極力止此何可進矣當回報張侍郎今圖之機
曰只恐張侍郎未必有策我却有箇策須見侍郎方可言你如白
朝堂今許我出見張侍郎朝廷今已信你未必信我盖前來機嘗
以此意撼張右丞渠不領解又曰朱丞相欲詣府第稟事丞相云
累日頭昏不在府第見客有事只就此說機見衆宰執同坐此語
如何漏泄語出即殺身遂已今你言已有驗說我同往丞相是
必從則來早便報來次日早等不至食後方來云朝堂不肯

日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
親以選卒為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遂以勤王所為名
頤浩浚傳檄中外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
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猒昨因內侍童貫首開
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大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
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
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
闖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傳等陳兵列刃光焰彌天逼脅至尊倉皇
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
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傳等
揭榜闤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
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治兵於平江
韓世忠張浚馬彥溥各率精銳辛道宗永宗陳思恭總舟師湯東
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粮楊可輔等
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
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憂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傅等偽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秘閣修撰知平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湯東野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試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新除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新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臣謹按印本檄書係三月二十四日呂頤浩勤王記云己亥草檄書壬寅傳檄內外壬寅二十四日也張浚復辟記云二十四日草檄書二十六日傳檄內外二記復不同蓋浚誤以此月為大盡故差一日其寔二十四日壬寅草檄書二十五日癸卯乃傳發耳遣迪功郎王彥覺持檄諭江寧府廸功郎洪光祖諭越州修武郎張復諭湖州遠方入遞傳發又遣統制官張道率兵三千人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光祖丹陽人也初頤浩至平江張浚見之涕泣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日夜望樞密之至以為盟主頤浩慰勉之是日劉光世亦以所部至平江光世見張浚相與釋憾傳計不行張浚復辟記云初苗傅為光世與韓世忠張浚嘗有語言之隙屢行間諜意令光世為已用而浚世忠三人盡釋憾交惟傳計不行按光世至平江時世忠已在秀且二人終身未嘗釋憾交惟浚不應誤但其上此記時三人者並為大將不容不如是言之耳今畧刪潤令不失寔先期告請使黃大本等過平江呂

頤浩問上起居狀大夲反稱美傳等且告言廢立之謀乃械以送

獄事平釋大本以為貴池丞朱勝非閑居録云二凶趣遣使勝非曰太后以先遣小使仍留於勤王所太后喜已而遣廸功郎胡樞充小使密戒之至平江樞遣人賫狀來云為勤王所拘留文字亦取去余令徧呈二凶自此使議遂息勝非所云胡樞又與日歷不同而臧梓所記乃云進士二人借官則似指大本反吴時敏也更須詳考

宮儀圍安邱縣權知密州杜彥引兵救之其徒李逵吴順皆不從曰儀衆甚盛未可與戰彥曰見敵不擊何以威衆遂行至潑石橋與戰大敗彥盡喪其步軍儀恣之遂屠安邱縣彥還密州逵順責其喪軍拒不納彥欲引兵去而馬軍皆有家屬在城中出言紛紛逵開門納之乃殺彥梟其首逵遂領州事

甲辰御史中丞鄭瑴殿中侍御史王庭秀抗疏論睿聖皇帝不當改號瑴言探聞得詔書之意迺遣閤門宣贊撫諭將臣韓世忠歸道世忠之語稱須得太后陛下詔睿聖皇帝為兵馬大元帥方不進兵朝廷大臣進議以謂若為大元帥則當稱臣不欲以子臣父遂併降今上皇帝為皇太姪睿聖皇帝秉正統嗣天位已二年矣一旦尊而為太上皇以太子嗣位太后陛下垂簾同聽政雖出倉卒之間於禮猶順今遽降而為大元帥則內外百官曰將曰昔日所臣事者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實逆天道今欲如唐之睿宗以太上皇聽大事如舜既禪位命禹徂征有苗為法天下孰以為非伏望收還昨日手詔命將相百官請睿聖皇帝以太上皇聽國之大事陛下仍舊與今上皇帝同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政以安仁心若詔書頒行則天下聞之無君矣貢賦不入倡義而
起兵者皆是也雖有智者不能為謀庭秀言女真薦食我國將帥
之臣不能北向發一矢乃假其彊暴脅制朝廷願還前詔宣召百
官儼列儀衛請睿聖宮恭請皇帝還御治朝總攬權綱有異議者
即戮以狥如迅雷之發不及掩耳俄頃之間大事定矣是日早簽
獨對為太后言今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
紫耶退與廷秀復上疏力爭午刻疏入太后召簽與宰執同對簾
前簽乞次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日之事且因百僚論列大臣商量
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簽等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
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因未有旬
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曰必中丞未嘗見諸人
文字相公可同至都堂視之既至朱勝非自於青囊出宋邴等所
上書以示簽庭秀簽等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於外必召變勝非
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右丞張澂獨曰若以五
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澂欲行出簽等共止之夜王世修亦
詣朱勝非府爭之事遂止
乙巳制曰朕以幼冲仰膺付託令承太母慈訓及覽宰執侍從內
外將帥奏陳謂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
緣推戴繼遂纂承比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
既退處於別宮以擇言於大國惟淵深之命孰敢廢而臣庶之願

不可違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馮康國以問朱勝非曰勿與較其寔一也日歷此詔在二十八日丙午恐不應遲留如此按馮檝臨安錄馮康國以二十七日回平江則下詔當在先今從王庭秀閣世錄附二十七日太后詔勿避父名罷孟忠厚提舉巡幸一行事務　朝請郎陳戩為監察御史　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餞于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鋭甚聞行在已有復辟之議復辟記二將出師在二十八日今從勤王記按聞行在句語意未完當有句　是日勤王所檄至湖州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葉夢得行舟碧瀾堂下守臣梁端通判州事張燾及寓客龍圖閣直學士許份徽猷閣直學士曾楙徽猷閣侍制致仕賈安宅等謀之夢得欲與端等共為一檄調諸縣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書不發安宅曰時已後矣此事豈可欺人直秘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曾紓聞之亦勸端張榜趣用建炎年號於是夢得引兵妝平望以俟呂頤浩張浚之至欲與俱燾亦從之會舟師壅隔不得前夢得乃止時已名楙為翰林學士安宅為吏部侍郎二人皆不赴楙除學士在此月十六日安宅之除日歷不載四月十一日得旨別與差遣足明除命在三月也大率史於偽楚及明受兩次差除多不盡載今有可考者具書之其辭受是非則稽之以事而可見不必浚其實也　傳遣兵三千屯湖州之徑路曰小林以扼援兵來路又調兵於輔郡端用紓計械繫其使者不與兵紓布子也曾紓賈安宅葉夢得事用紓墓誌及紓所撰辨猶豫記并紹興三年正月賈安宅分析狀參修苗傳屯兵小林亦以紹興三年十月甲申御史臺與鄭大年改

正復官狀修入

丙午尚書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同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李邴御史中丞鄭㲄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嘗見管軍王元密令出禁旅擊賊元懦怯不能從於是朱勝非留身奏邴㲄近遷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諸軍已定乞並除執政顯示中外太后曰可勝非曰自來執政除命自出禁中臣不敢擬進太后曰特批出勝非曰仍須處分日下供職午間內降如所請浚不受張浚除同知朱勝非閑居録無一字及之蓋二人不相能也日歷浚之除在四月庚戌按浚自撰復辟記云三十日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其寔二十八日除二十九日受命但浚以為大盡故差一日也日歷㲄之除在甲辰邴之除在丙午秀水録在二十六日甲辰二書不同今從趙甡之遺史並附丙午

是日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呂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二十七日丁巳蓋因朱勝非閑居録所記也按日歷四月一日宰執奏狀稱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呂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睿聖皇帝當還尊位苗傅等一皆聽從則在二十九日丁未矣以馮檝臨安録考亦是此日或者勝非移此事於張浚未發平江之前以城中先有定議不待外兵之逼也但奏牘所載差互不同爾若勝非調護曲折蓋已悉書之靡有遺佚惟此一事勝非分作四月甲辰宰執衆議乙巳呂二凶赴堂丙午王世修持奏狀赴漏舍丁未下詔朝別宮今依奏狀併於二十九日丁未書之庶不失寔

傅正彥之反也王世修寔為之謀畫及外兵至憂懼乃急請復辟以自解此據日歷前一日執政聚議呂二凶顏岐李邴猶慮其不至及是勝非令行首司發帖子呂傅正彥世修及王鈞甫馬柔吉張逵詣都堂會秘書省正字馮檝見傅于軍中且貽傅正彥書大畧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張樞密握兵在平江遣馮郎中來請上為大元帥意在於復辟而後已也元帥姑為皇帝主兵之漸耳兵權既歸睿聖皇帝然後下反正之令太尉能違之乎如不可違是使他人有復辟之功而自處以廢君之罪如或違之近則張樞密遠則杜充王庶張深張嚴楊進李彥仙杜彥蓋進之徒咸起問罪之師可亦一一為建節旋便能已其事乎太尉結睿聖一人之怨是與天下為讐也與天下為讐則合天下之兵也宜矣昨馮郎中乞太后賜太尉誓書鐵券太尉勿謂受太后誓書鐵券便可保無虞也太尉結怨於睿聖皇帝儻未復辟上猶在睿聖宮何解皇帝之怨惟太尉自請反正而得皇帝親賜誓書鐵券則無後患矣太尉儻從不肖之請當為宰相言之若出外則許提兵而行若欲在朝亦不解今日軍政皇帝賜誓書鐵券之外更請御筆赦太尉擅誅內侍之詔盡置內禪之事而不言使天下無得而疑太尉宰相必能為太尉辦之也如此身亦可全名亦可保不然則浹日之間必制於他人之手矣傅正彥唯唯（此據馮檝臨安錄）遂詣都堂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自可別作一章傅面頸發赤慚恧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金今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遽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非責之曰和金之使無路可通況事已彰露州縣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正反耳前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輕重不然下

詔率百官與六軍請上還宮公等六人置身何地平時為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號令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分雖三尺童子皆知去就將校軍士必不能誑惑正彥卻立不對傅長吁曰獨有死耳勝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以言逼傅傅不能荅勝非乃令堂廚具飯命世修即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准倫將已上皆書名

已上據勝非閑居録修入閑居録又云余語執政曰已倫下昨夕先與老母別矣諸公曰何謂也余曰他日當知之親兵將官徐建者引首屢探堂中余曰此即下策所用之人也是日宮中堂門皆客為倫二玄若敢不從閫西重門盡行勦戮然後單騎至諸寨招撫黨或見害其為死所不失大節不敢遽如此者慮既誅之後招撫既定固無事萬一更有變亂不可知耳諸公皆曰非所及也

執政晚朝至漏舍世修持軍中請復辟奏狀納勝非勝非進皇太后極喜曰吾責塞矣勝非即召詞臣張守至都堂與李邴分作百官章三奏三荅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皆具

馮檝臨安録云檝說二賊頗有見從之意遂往都堂要以此事稟宰執到客位有榜云侍從而下皆不見為二賊先已在堂內議復辟事所以不見客移刻二賊出朱丞相亦出檝近前白丞相有緊急事拜稟丞相云只今晚朝可來幕次說檝隨後到宰執幕次有七人同坐檝稟宰執云早來公面說苗劉自請皇帝復辟二賊已聽從惟是許其四事乞相公為辨之丞相云四事謂何檝曰一許其皇帝賜以誓書鐵券二許其在朝則不解軍務三許其出外則提兵而行四許以皇帝親書赦其擅誅內侍之詔其餘縷縷說之之辭逼朝未能盡言丞相云只今便取決於太后檝遂退按此所云與閑居録全不同今附此更須參考

直龍圖閣王世修為尚書工部侍郎

朱勝非閑居録云三月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於私第余謂曰賢能辨此便取旨除六部侍郎詰旦早自留身具奏世修語太后曰若能成功何止侍郎雖執政亦可除也二十八日世修持奏狀來余奏曰事已成世修先許從除官欲令次日除工部侍郎晚朝引見面賜金帶使來早立本班以示迎請之人太后欣然從之據所書世修除侍郎當在二十九日今附此日歷在四月一日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制置使劉光世禮部侍郎張浚平

寇左將軍韓世忠御營前軍統制張俊等言契勘都統制王淵不
能備禦金人致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躐除樞筦近有統制官苗傅
劉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妻屬充當外有建炎皇帝
以避敵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
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母垂簾嗣
君皇帝尚幼未能戡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
炎皇帝還即尊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百官有司早行祈請建
炎皇帝復位或與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
時頤浩浚大軍已次吳江張浚復辟記三十日次吳江縣按是年三月小盡當是二十九日丁未浚誤記
也臧梓勤王記丙午離平江府丁未次秀州而復辟記次秀州在四月一日二書亦不同按復辟記常誤進一日四月以後即不差

今參酌二記附此王世修聞之遣人至軍中云上已處分兵馬重事止王
師屯秀俾頤浩浚以單騎入朝頤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
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傅等計窮益懼日歷三月二十九日聖音名李綱總領六
路引兵入援王室按此時綱尚責海南行狀中亦無之當考是晚苗傅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
勝非請詣睿聖宮見上謝過勝非難之不得已白於上傅正彥自
知罪大疑不得見憂懼失色抵宮門日已晡矣睿聖皇帝開門納
之具令衛士掖以陞殿正彥請降御札以援外師上曰人主親
札非所以取信其取信於天下者以有御寶令朕退處別宮不與
國事用何符璽以為信自古廢君杜門省愆豈敢更預軍事傅等
與請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

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
為協和以安國家傅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聖天子度量如此遂
遣杭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詔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主上即
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傅等大恐
是月廸功郎張邵應詔上書言今中原未復非保東南無以為陛
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鎮東南之勢錢塘僻在海隅其地狹恐金
人聞之謂我棄江淮而退有如遣間諜誘盜賊啗以高爵連衡抗
我則江淮之間又生一敵也就令能保錢塘彼將出豫章九江涉
當塗京口數道並進南扼饒信北攻蘇秀弛我援兵梗我粮道無
處自處誠非持久之便願陛下遣能臣相視江北諸州要害築堅
城而守之若彭門青社京師曹濮與夫關中川口之地亦宜有以
大鎮撫之俾扞蔽益多而東南全矣邵歷陽人也朝奉郎知婺源
縣孫杞應詔上書言五事一曰金人背盟雖載天覆地共有枕戈
之怒然人主之行異布衣匹夫見辱拔劒而起不忍忿忿試之一
擲則大事去矣二曰宣政大臣為天下害以誤社稷其徒諱弗言
專斥太上皇傷天子之　三曰建炎初政開廣言路憸人射利賣
直釣名作為謗書詆誣盛德傳信四方以為口寔此犯上作亂之
由不可長四曰兵將驕蹇伺寇至奔散為盜不可使宜益募民為
兵兵無常刑其權在將孰云吳兒不可用耶五曰國蹙民窮徵發如
雨人不堪命宜罷省諸不急以濟軍興杞晉陵人書奏會近臣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其才者乃召赴行在孫覿撰祀墓誌云詔曰馳驛入對未至而乘輿幸建康新將相用事所施置皆不與公言合於是辭疾不果行按祀所上書前三事如此則不果行宜矣　金人陷京東諸郡時山東大饑人相食嘯聚蜂起巨寇宮儀王江每車載乾尸以為粮時當兵火之餘又有河決之患州郡互不相　金再犯青州守臣京東東路安撫使劉洪道力不得守率餘兵二千棄城去金人以前知濱州向大猷知青州於是右副元帥宗輔左堅軍閤目乘勢盡取山東地惟濼單興仁廣濟以水阻尚存焉洪道在仰天陂遣其將崔邦弼往安邱縣求援於宮儀儀發兵迓洪道別為一寨以處之日過聽議事　徐州武衛都虞侯趙立聞金兵北歸知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立盡團鄉民為兵誓以平敵退者必斬叔父哀後期至立謂曰叔以主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士皆感厲遂復

　承制以立為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言於朝詔授立忠翊郎權知徐州事立乘瘡痍之後撫循其民恩意周至召使復業井邑一新　金右副元帥宗維聞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府濮濱博棣德滄等州而以其子承務郎麟知濟南府自舊河以南皆豫所統也　賊馬進號花納襖為楊進餘黨所敗將殘兵數百自宿遷之江縣歸李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来繫年要録

建炎三年四月至六月

十二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58 v.12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太后詔曰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國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還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上還宮詔不允辰刻百官請睿聖宮新除尚書工部侍郎王世修以戎服見時將賜世修金帶而內帑無有宰相乃遣吏假于戶部尚書孫覿而以錢七百千償之太后內出禮子與上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今日朔日宜入見禁中上奏曰臣疾作畢體不安已奉表起居
容臣望日趨詣太后又詔曰嗣君冲幼强敵未寧事尤急于防秋
理難安于垂箔臣僚懇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安中外百官再
上奏上答以太后垂簾當共圖國事不然不敢獨當太后許許之
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上始御殿百官起居上猶未肯入內勝非
再請遂就西廊搢笏掖上乘馬還行宮都入夾道禁香衆情大悅
熊克小歷載上還內在三月丁未蓋誤朱勝非閑居錄云三十日上還宮按是月無三十日其實四月一日也上及太后
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
因專為講好息民之計令路章狎至復避為期朕惟東朝有垂簾
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

嗣君宜立為皇太子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干恩賞等事令有司
疾速施行敢有稽違重寘典憲朱勝非閑居錄云初二日捲簾上獨斷如故余留身奏曰復辟之功
盡出太后宜有尊崇上曰如何余曰宜尊為皇太后皇子亦合有恩禮宜立為皇太子次日俱有詔如所請按日歷及諸書皆云初
一日加皇太后尊號初四捲簾與朱勝非所記全不同或是睿非在睿聖宮先奏閑居錄誤記也
中興聖政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鼠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邴鄭㲄以正大
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二山以三月癸未至月戊申及正凡二十六日
而平蓋張忠獻之義之功居多焉
中書侍郎王孝迪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孝迪始除執政使金不辭而至上復辟遂罷之
右文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張志復為中書舍人　是日呂頤
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傳等用意姦回當盍

為偽𩔰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可戒也臧梓勤王記云𩔰浩至秀州問韓世忠等曰興賊對壘能知賊無它虞乎對曰彼恃勢恃衆脅取鐵券自謂不死無有他虞又問曰我師可以必勝乎曰以衆敵寡以順討逆可以必勝𩔰浩曰知彼知己可戰矣按此與復辟記所云世忠之語全不同疑臧梓所書有所潤色其後趙雄撰世忠碑又引而載之今不取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顧為偽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翊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己酉上與太后垂簾聽政初太后即欲撤簾日高猶不出御筆令朱勝非陳請勝非言當先降詔于是暫出御殿后曰官家既還內吾便不當出勝非欽贊遂詔于四日撤簾此據勝非閒居錄修入錄稱今日下詔來日捲簾而捲簾乃在兩日後或是避二兇出城亦未可知當考尚書省言親事官李寶負太祖皇帝神主至瓜洲為金人所驅遂致遺失詔沿路州軍尋訪收到人補官此據日歷會要未知後如可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　詔將帥非出師臨陣毋得用刑即軍士罪至死者申樞密院取旨　朝奉郎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光試侍御史徽州進士汪訓義上疏請皇帝聽政詔閤門引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熊克小歷浚除命在士子按自撰復辟記云初三日奉聖旨除浚知樞密院事今從之　武當軍節度使淮西制置使苗傅起復武成軍節度使淮西制置副使劉正彥並

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又以直龍圖閣張逵為淮南西路轉運判官俾給其軍政失傳欲請王世修為參議朱勝非曰世修今從官矣豈可復從軍傳乃止　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張守為御史中丞以朱勝非言其嘗與聞復辟議論也日曆守之除在庚戌按朱勝非閑居錄乃在初五日壬子然閑居錄云奉御筆張浚知樞密院張守御史中丞則二人之除同在初三日勝非誤記也　工部尚書兼侍講王綯兼直學士院給事中李會試尚書兵部侍郎國子祭酒詹乂為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　應天尹孟庾充顯謨閣待制尋名庾赴行在以直徽猷閣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凌唐佐為應天尹庾鄄城人唐佐休寧人也唐佐宣和中嘗為司門員外郎坐阿附盛章斥去至是朝廷湔濯用之　是日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沮河為陣于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世忠兵出戰始世忠以劉寶軍非所部乃悉収其家屬諸軍將戰世忠艤家屬舟于岸下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濘騎不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傅正彥遣兵援之不能進朱勝非閑居錄云四月初三日赴朝上曰昨暮城上望是郊外水滌有舟舡火炬朕遣人縋城探之乃韓世忠下先鋒陳思恭舡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制去也未勤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為無助只要它作聲援如遣馮康國來及拘留小使之類皆是儻進兵至城下必交戰勝負果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姦謀以保護為名分守兩宮勤王兵雖勝如何措手初四日午間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

至皆以壘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如金瘡者州人指笑曰舟行未嘗有壘不曽戰鬬何故傷損按勝非所云皆以貶損張浚之功恐非其寔王廷秀閲世録亦云三日聞韓將軍至臨平為二凶誤伏掩殺足明勝非所云皆私意也今不取朱勝非
命諸將集兵皇城門外城中震恐知杭州康允之謂勝非不若使
人諭二凶令速引兵去朱勝非閑居録云四月初一日奏二凶欲除淮南制置使命下即遣人說諭云勤王兵馬朝夕必來朝見恐手作人住鬧須是速行但得離此百里正其罪以討之上曰待喚來敦遣余曰極善頤浩等進
兵北關傳正彥見上請設盟誓兩不相害此據趙甡之遺史上賜金勞遣
傳正彥退詣都堂趣賜鐵劵勝非命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是
夕傳正彥引精兵二千人開金湧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遇大
雨火不能起遂遁夜尚書撽諸道捕傳等世俊光世馳入城至行宮
門世忠欲入其下張介曰不可雖聞二賊已去尚未可知闇者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闞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世俊繼至並見于内殿上嘉勞
久之中興遺史閲世録並云世忠等初四日入城臧梓勤王記云光世俊世忠夜馳入見上于禁中蓋三將初三夜先入城而大軍初四日早乃入也朱勝非閑居録云初四日閭報韓世忠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皆奔走禁門欲直入衛士呵止遂大毆擊而入唱言曰韓太尉使來拆簾徑至殿門叫呼不已上大驚遣人引至殿庭望殿上簾幙怍而退恐未必果爾今不取
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咸
以手加額頤浩浚與諸將見勝非于殿廬因求對閤門白故事無
與宰執同對者勝非曰呂樞密固可隨班然亦須降旨免見餘人
則不知也此據勝非閑居録修撰張浚先已除知院不知何故乃不得隨班或者所降旨無日下供職之文故浚未得立本班也但録以為初五日事蓋誤俄有旨頤浩隨班餘人別作一班二府奏事畢
頤浩出劄子乞取索改年以後事朝廷看詳上曰已有旨勝非顧

曰昨得旨令三月五日以後事皆看詳不但改年後也班退勝非留身乞罷上曰何必堅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陛下聖德尚避位二十餘日臣寔何人豈可苟安相職上曰卿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頤浩浚既見上遂名趙哲李追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上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修以屬吏幷拘其妻子詔制置使劉光世鞫其始謀以聞朱勝非閑居録云諸將擅殺工部侍郎王世修及中軍都制官吴湛皆籍其家今不取也苗傅犯富陽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上初御受朝　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傅劉正彦引兵遁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傅正彦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吉張逵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日歷捕斬傅等賞格在三日庚戌降黃榜在五日壬子按賞格内稱已擒到王世修則必非初三日也日歷盖誤今移附五日

詔前日皇太子嗣位赦文内優賞諸軍改作復辟優賞餘不行

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葉夢得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是日執政奏事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人必以為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上問可代者勝非曰以時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二人孰優勝非曰頤浩練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麗暴浚喜事而踈淺上曰俱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于此此舉浚寔主之勝非敗辝將退上曰即令吏押卿赴都堂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當時冠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数日將士直突呼呌入至殿門誠為不知理道

此據勝非閑居録刪修勝非所録又云初五日留身上曰卿拜相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之力二十五日而事平以卿平難之謀用啚恢復必有所濟又曰朕與卿相知今暫聽卿去然孰可繼卿者余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以謂勤王有功邪城中安静数日方至余曰嘗奏外援不為無助不必先到下若以二人作相諸將必喜又曰陛下若以浚為年少且除近上執政官將退上日卿到堂少待令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皆參堂以正朝廷之体面前日將佐直撞入内毆打衛士呌呼無禮皆不知理道按浚初三已已除知樞密院事勝非留身在後兩日乃方云且除近上執政官恐誤擬勝非所云不在此日又勝非載上語多譽諸人之功它書皆無之今並削去又云上令呂頤浩張浚皆參堂按此時頤浩浚已在樞府無緣仍令參堂今削二人姓名庶不牴牾

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敵若苗傅但有少許漢兒何足思者勝非曰請太尉速追討毋令過江于是御史中丞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豫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

癸丑尚書右僕射兼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制畧曰亟持詔節趣秉國鈞夫何信宿之間乃罹震驚之遽深惟菲德退避別宮甫再踰旬即復大位雖授兵之交至亦秘策之允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綯所草也勝非

在相位凡三十三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者十八紙繳奏翌日上賜手詔嘉勞改知平江府勝非以平江巡幸所遺遜力辭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特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從所請也制畧曰亟持詔節趣秉國鈞夫可信宿之閒乃爾震驚之遽深惟菲德退避別宮甫再踰旬即復大位雖援兵之交至亦祕策之允臧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王綯所草也勝非在相位凡三十三日勝非既罷乃以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者十八紙繳奏翌日上賜手詔嘉勞改平江府勝非以平巡幸所過遜力辭　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特遷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頤浩遷五官用朱勝非例）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澂並罷為資政殿學士岐提舉南京鴻慶宮澂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澂執政纔四十六日（張澂兼江湖制置日歷不書此據季陵外制集增入）　資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仍舊職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守尚書右丞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鄭㲄進簽書樞密院事　殿中侍御史王庭秀言錢塘非駐蹕地請進幸江寧　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鞫王世修于軍中世修言苗傅等疾閹官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世修等謀先伏兵斬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寔情戩以聞

詔斬世修于市　苗傅犯桐廬縣
甲寅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一
行事務都巡檢置使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使先
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為之比光世還朝上議擢光世樞筦既而
改命光世及韓世忠張浚除命日歷于庚戌甲寅兩書之今附此日光世行述云時上面授光世簽書樞密院事光世力辭起
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
軍韓世忠為武勝軍節度使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寧武軍承宣使
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浚為鎮西軍
節度使充御營右軍都統制秘閣修撰知平江府湯東野充徽猷
閣待制朝奉大夫知常州周杞充右文殿修撰自餘將佐咸進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等張浚言廸功郎呂擴自城中以蠟書陳二兇反狀進士呂擢
掌文字有勞得旨擴改秩擢命以官始王淵識韓世忠于微時之
絕等至是世忠為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久之詔贈淵開
府儀同三司而康履亦贈官謚榮節淵死年五十三淵乾道初賜謚襄閔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吳湛初上以湛佐
二叛為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
嚴兵為備世忠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門下兵衛驚擾
世忠按劍叱之無敢動者詔戮湛于市以統制官辛永宗為帶御
器械充御營使司中軍統制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允按史作元責
英州左言責賀州並安置　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入對論徽猷閣

待制知杭州康允之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劉蒙吏部員外郎范仲熊金部員外郎薰兩浙路提舉市舶公事吳説之罪上曰范仲熊恐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它但在宣和末進用寔出梁師成門下時廷秀論仲熊以為與二凶締暱五日之事仲熊寔與聞故上不信既而張浚為之百拜力請乃召允之蒙奪所除職説免官而仲熊除名郴州編管（此事日歷全不載今以王廷秀閱世錄參修范仲熊行遣據紹興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刑部檢舉狀增入）廷秀又言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之罪上怒甚欲梟首孰救解之乃除名吉陽軍編管而通判杭州章誼遷二官始議反正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都承旨馬擴亦往來其間至是以擴為觀望停其官永州居住　杭州兵馬鈐轄張承載坐朋附兇邪除名瓊州編管（承載事見三月丁未）武功大夫永州團練使兩浙路兵馬都監鄭大年責授汝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言者論二兇屯兵湖州之小林傳等無緣知此徑路蓋大年召之故有是命（此事日歷不書今以四年十月癸酉紹興三年正月甲申大年復官改正狀附入）

乙卯赦天下舉行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既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寬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者並罷天下民庶許置弓弩技精者保試推恩既而刑部侍郎商守拙言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及在京海行與嘉祐所不該載如免役重錄茶鹽礬六曹通用等合依見行條法若事干軍政邊防機密

并修書未成間嘉佑制舉見行條法相照而引用窒礙者並取旨
從之此事日歷不載今以會要增入四年六月庚辰對修成書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
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常德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寧遠軍節度使醴泉
觀使先是右司員外郎黃概應詔薦朝奉大夫趙嵎嵎謂張浚曰
隆祐復辟其功甚大當檢會累朝攀簾故事推恩其家浚用其言
且薦于上遂以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嵎已見元年二月命發運使親
督糧船赴京師上聞東京軍民乏之糧食故有是旨　詔自崇寧
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

通假貸饋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軍器監葉宗諤直龍
圖閣充江淮發運副使　苗傅犯壽昌縣所至掠居人黥以為軍
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劉珏復為尚書吏部侍郎秘閣修撰
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葉份試戶部侍郎仍提舉車駕巡幸事務右
司員外郎黃概試兵部侍郎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中書舍人周
望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並試給事中安國仍令所居州以禮津遣
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正民守左司員外郎新除左司諫劉寧止
守右司員外郎正民定孫也定江都人元豐御史中丞按二人除命日歷不書此據都司題名增入
不得其日故附黃概改除之後　戶部尚書孫覿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溫州尋改
知平江府時浙西七州盜殘者五惟蘇湖獨存羣盜相傳號平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金撲滿覿至官名諸大姓諭以禍福使挈其金帛遠徙而藏之
一季不如今乃録入官人若其擾　新除尚書吏部侍郎賈安宅
罷　新除侍御史李光直龍圖閣知宣州光之除日歴不載因劉玨改除附此　金
國通問使李鄴宗彥通留行在乃以鄴知越州彥通知筠州著此為鄴以越州降金張本日歴彥通以朝議大夫除鄴無前銜按鄴建炎元年自通直郎責為散官不知後來出使除何職越州題名可考季陵外制集有徽猷閣待制宗彥通贈五官制畧云覆危而使絶域乃遂生還則是彥通嘗出疆也日歴不書彥通職名不知何故
奉議郎通判湖州張燾應詔上䟽大畧謂人主勘定禍亂未有
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
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胷中之誠有未脩乎又言天下
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
將何以弭亂而國治乎又言竊觀近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
五丁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蠲其稅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陣
一旦有風塵之警則鳥驚魚潰之不暇尚能安心而用命乎徒費
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于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諌所言
多循習故態覬望意指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
不言豈不負陛下待遇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
勾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堦以俟昇平為
之未晩時論以為當　是日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
戰敗之傅走烏石山
巳未詔諸路添差官自宗室歸朝官外日下並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便集衆徒為紛紛既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遵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謂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為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咸罷自元豐改官制肇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宣仁后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下相見既同進呈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頤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韙之（乾道八年二月乙巳又改）

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僚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為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聞

權罷秘書省（紹興元年二月丙戌復置）廢翰林天文局（紹興二年正月壬寅復置）并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少卿五年閏二月辛未復置寺）省太府司農寺歸戶部（紹興二年五月戊午復太府三年十一月庚戌復司農）鴻臚光祿寺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丁未復國子二十三年二月丙子復光祿二十五年十月庚辰復鴻臚）衛尉寺歸兵部（後不復置）太僕寺歸駕部（後不復置）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庚戌復作軍器二監惟少府監不復）皆用軍興併省也

秘書少監方闓罷

為秘閣修撰知台州其餘丞郎著佐正字十餘人皆為郎出守或
奉詞而去于是館學寺監盡廢士人之外召而至者率以尚書郎
處之郎選始軽矣　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四等定
為九百二十人吏部七司三百五十九户部五司二百八十八禮
部四司五十六兵部四司一百三十五刑部四司六十三工部四
司一十九其分案総為一百七十有三　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
老據城拒之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不克攻遂引去熊克小歷載此事在戊午今從日歷
辛酉武泰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仲綜請自江寧府移司虔州許
之未幾仲綜薨追封平原郡王　直龍圖閣知越州葉煥充秘閣
修撰江淮等路發運副使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滕康試左諫議大夫明受中
召康為中書舍人未至而有此命康見上首論頃者日中有黑子又
白氣貫日皆災異之大者當此無人為陛下道此不旋踵而有肘
腋竊發之事上感其言謂有諫臣之風不踰月遂擢為執政此據李邴時政記附入當求康全疏書之
癸亥給事中周望為江浙制置使上以二賊未平議遣大將呂頥
浩因薦望會兵以行望有口辨喜談兵故頥浩引用之　尚書户
部郎中朱異為江浙随軍轉運使　是日喬仲福王德至衢州趙雄撰韓世忠碑云王薫程追襲二賊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按此時世忠犹未受制置之命碑蓋誤也

丙寅詔諸路靖勝軍並撥隷御營右軍都統制張俊日歷載俊奏狀乃係承宣使衛恐是未建節時所上也令兩浙轉運使運封樁米四十萬斛赴江寧府以上將巡幸也

苗傅犯常山縣

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事鄭㲄衛皇太后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雪恥時衛士宋金剛張小眼者號有膂力世忠乞以行欲使護俘來上上壯之酌巨觥以餞世忠日歷于丁卯日已書車駕進發杭州幸江寧府命韓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而戊辰日又書車駕幸建康府呂頤浩等乞留韓世忠前去衢信州以來擒捕苗傅按此時未有建康府名蓋重疊之差誤

尚書禮部侍郎衛膚敏未就職卒于秀州

戊辰苗傅犯玉山縣

戊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采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村錄用

辛未苗傅屯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傅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屯于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驁欲使歸其麾下乃令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刃刺德不中德奪刃殺之

壬申制皇子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魏國公旉立為皇太子以

工部尚書王綯為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少傅　臣僚奏王鈞甫馬
柔吉前後用心寔非負國望特赦其罪許率其徒自歸仍與旌賞
從之時苗傅等衆猶盛勢未可擒言者謂鈞甫柔吉見將赤心隊
為先鋒以拒王歸請下詔寛先二人之罪以誘致其降故有是旨
丙子初定兩省吏額自録事至守當官分五等凡二百三十八人
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其分房十有四大凡六房外人有制敕
庫及班簿章彥知雜催驅開拆賞功等房而刑房分上下諸吏守
闕者百五十人其餘為正額
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自都事而下凡二百二十四其間守闕如
兩省之數分房十自吏戶工刑之外有監印奏鈔知雜開拆等房
及制敕庫後又增催驅三省催驅六曹御史刑封樁戶營田工等
房通舊為十有五
是月以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梁揚祖為徽猷閣待制充淮東
制置使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劉寧止論揚州怯懦避事且數
其父子交結權貴之罪命遂寢　初上思內侍郎成章忠直召赴
行在其徒忌之乃止之於洪州中興姓氏録云其徒譖之云部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乃止不名
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瓊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
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
受命北討今棄南而自為寇吾豈竭生靈膏血以為汝資宜急去
不然將厲兵與將軍周旋於城下必盡殺乃止瓊乃止受陟又檄

諸郡勿給其粮瓊遂自光蘄渡江引兵之洪州屯駐（熊克小歷載瓊之江西在去冬按長卿撰胡舜陟生詞記則瓊過廬州在今年四月克蓋誤也）淮西安撫使統制劉文舜引衆犯濠州（文舜已見二年二月按文舜已受胡舜陟招安不知何以作過）守臣連南夫移江寧府未上遣土豪俞孝忠率民兵百五十往拒之將戰孝忠馬還淬而死衆皆奔還文舜引衆至城下南夫出庫帛斂城中金銀以遺之且解所服金帶以授文舜乃得解　薛慶據高郵軍慶初自揚州遁（事見二月甲寅）與其黨椎埋通泰野澤間後同李在襲取高郵守之在與其次争事相殘殺衆乃推慶　初金人既還泗州洪澤閘有大小官舟千餘皆不取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孫晟攝行縣事洪澤車軍羅成等不伏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避去使人和之先是韓世忠潰于沭陽其後軍將李義者往來于寶應之間有衆数百人相約合軍兵圍楚州成又破連水軍取綵繒以為帆既而義為邵青所破官軍追殺之成後亦為邵青所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陜京西湖南北路為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陜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别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吕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陜吾境不當以招討民請用唐裴故事上是其言浚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　左諫議大夫滕康為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吕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陜之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三年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兼御營副使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為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上許之始除浚招討使左司員外郎兼權中書舍人李正民言川陝吾境不當以招討民請用唐裴故事上是其言浚乃改命上許浚便宜黜陟親作詔賜之　左諫議大夫滕康為翰林學士時御史中丞張守聞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陝之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于是守與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地近關陝可圖西歸不過將士為此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併陳其害有十至殿廬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上之納其言遂擢康為學士時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亦奏疏請幸荊南不從　右司諫袁植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姦賊其其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陛下縱釋而不誅奈宗廟社稷何望檻送二人斬之都市以宗國體詔責授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責授祕書少監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為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潛厚事以紹興二年十月劉裴劾疏附入不得其年月故因潛善再責遂書之）是日韓世忠引兵發杭州

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上命諸將以罪止傅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逵餘皆罔治赤心軍士聞詔寬大乃叛傅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赤心之衆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成其前軍統領官右武大夫歸州防禦使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黨大懼詔以翼為翊衛大夫温州觀察使諸將趙秉淵楊忠憫歸
朝官趙棫趙休並進三官仍以棫休為直秘閣秉淵易縣人宣和
末叛契丹鄜延軍以城來降忠憫其先榆次人也上之未移蹕也朝
散郎洪皓以秀州司録事遭父喪免上疏論今內患甫平外敵方
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遣近臣先往經營廢事告辦
鳴鑾未晚也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悔之上問宰輔近諫移蹕者
為誰今安在張浚以皓對乃召至平江欲以為部使者使招二盜
會捷書至乃止此據洪皓行述附見但行述以為將招二盜會捷書至乃止耶恐不然按皓以三月乙酉被旨使金國是時二盜未平不應捷書已至當是鈞甫衆吉被殺而上在常州已聞之也今略修潤仍移附此日庶不牴牾皓彥昇
弟子也彥昇鄱陽人政和給事中傅等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趍信上世忠聞
之恐其滋蔓閩廣乃自浦城捷出以邀之
辛巳上次鎮江府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
守臣併張慤致祭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死皆厚䘏
其家焉　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盧益為淮東制使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路允迪為淮西制置使上以兩
淮為强敵所殘議擢大臣鎮撫故有是命益居天慶觀置司備位
而已尋皆罷也此據趙甡之遺史日歷無之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既秉政張
浚西行之議遂格朱熹作張浚行狀云浚建議令吕頤浩奉上幸武昌會浚西行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變初議按康以異論而執政則此議蓋已變矣不在浚西行之後意者浚此時正往高郵措置而康遂得遷邪或熹所云蓋指東巡之議